五禮通考

コ12
1062
81

門 口 12
號 1062
卷 81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參校

軍禮一

軍制

蕙田案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居其首蓋先王以禮治神人和上下將合斯世于大同而四方邦國不能無變禮易樂自悖于王章者禮之所不能治則兵以威之初非勞民動衆以快一人之私易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此邦國之所以同也成周之制以田定賦以賦出兵征伐隸之司馬而伍籍屬之司徒居則爲比閭族

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兵即農也
吏即將也國不知有養兵之費而將亦不得
擅兵之權其法最爲盡善三代以後兵與農
分其規畫經制代各不同史家具在可略而
言也史志之例以軍制入之兵志以出師命
將告祭凱旋諸儀入之禮志然制軍定賦實
爲國以禮之一大端其所繫尤爲重大茲編
次軍禮特以軍制爲首鄉遂都鄙出軍多寡
不同由于田制有異略述先儒之說以類附
見焉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注同謂威其不協偕差者）
陳氏傅良曰儀禮闕軍禮蓋司馬法即古軍禮也古
法多亡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者所能

爲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注用其義勇）（疏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大均之
禮恤衆也（注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疏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役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
故在軍禮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疏知所以事民力強弱）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疏知閱其車徒之數）大役之禮任衆也（注築大封爲止封疆者謂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不得合聚今以兵往正之則其民合聚鄰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爲阻固）（疏知宮邑蔡氏德晉曰大師以征强暴使士卒咸致其死故曰用衆大均以平賦役使貧弱咸樂其生故曰恤衆大田以習兵教戰簡衆謂閱其車徒之數大役以築建浚繫任衆謂事其强弱之力大封謂封建諸侯如召伯城謝山甫城齊與凡釐正疆域皆是合衆者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聚而不散也此五者軍禮之目也

蕙田案軍禮之目有五大師大田之外有大均以平賦役周禮均人職云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三年大比則大均是也大役以興工作大司馬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大

司徒云大役以旗致萬民鄉師云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鼓人云以鼜鼓鼓役事是也大封以正疆域大司馬云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封人云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是也此三者當爲司徒司空之職掌而屬之軍禮者建大事起大衆以軍法制之則嚴明而有紀律先王以講禮而寓馭衆之權其義固深且遠矣自封建廢而大封之禮無聞歷代史書所述賦役之制即周禮大均大役之遺意然自通典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文獻通考會要集禮諸書及歷代史志未有以賦役入軍禮者今因其體例更不編入仍取大宗伯一條冠于軍禮之首以存古典之舊云

右軍禮之綱

書允征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國四方之亂者）

魏氏校曰大司馬之職唐虞無之議者謂古以兵刑合爲一官然考夏書允侯命掌六師夏承唐虞之制則古當有大司馬之官但于經無考耳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疏經言王六軍詩常武文王言六師者此皆軍也故鄭箋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惡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六師即六軍也然伍兩卒旅皆衆名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止言師者出兵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言衆衆中言之也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爲名謂卿行旅從之類）

葉氏時曰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

李氏覲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被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于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選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蕙田案葉氏以六軍用車五百一十二乘近時沈君冠雲又謂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五車六軍合七百五十乘不知六軍千乘古之定制諸說皆無據不足信

漢書刑法志廢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財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何氏曰成周之制兵籍具于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凡摠甲而即戎者皆農也秉麾而馭衆者皆卿大夫也兵無坐食之費將無握兵之權此先王之制所以為善也

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制即吾吏也有事則驅之于行陣事已則歸之于田野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詩大雅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常武整我六師

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傳天子六軍疏一鄉將一軍

書泰誓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

蕙田案鄭答趙商問釋臨碩難並以六師即
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
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

孟子萬乘之國注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漢書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
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禮記坊記正義許慎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
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
細別不同也

蕙田案天子六鄉九等田六遂公邑都鄙各
不同諸侯國中與野外亦不同故云其間委
曲細別不同也

又案以上天子六軍之制

禮記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
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
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蕙田案王制此段總論千里地方實數極明
一里一井也十里一成也百里一同也千里
一圻也明乎此可得軍賦之大凡故錄于此

鄭康成地官載師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
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
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
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

朱子曰郊地四同鄉遂井田在內甸地十二同公邑
在內稍地二十同家邑在內縣地二十八同小都在
內疁地三十六同大都在內甸地之外皆謂之野家

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

蕙田案朱子此條總舉王畿大數最佳但郊地四同只有六鄉在內遂不在內又其地爲溝洫不爲井田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謂甸爲六遂餘地爲公邑不得以甸與遂爲二又甸稍縣都皆有公邑非單屬甸遂人云凡治野遂亦稱野則遠郊外皆謂之野非甸地之外爲野此數項皆朱子未定之論

又案葉氏禮經會元於王畿千里之圖王宮之南列近郊遠郊甸地稍地縣地疆地王宮之北列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考場圃九等田即在遠郊內公邑即在甸地中稍縣疆即家邑小都大都葉俱分爲二者謬陳祥道禮書王畿之圖近郊五十里遠郊一百里邦甸二百里邦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最確勝葉氏之圖遠矣

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注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疏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五家爲一比云云

（鄭氏康成序官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疏案司馬法王城百里爲遠郊于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

蕙田案司馬法百里爲郊杜子春亦同此說見載師注又鄭衆說見尚書正義

又案蔡氏德晉謂比閭以五爲數族獨以四爲數者以用四則成百數復用五則奇零不

整齊也與訂義朱氏第三便著四數之說相發明極精

陳氏禮書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畿內面各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郊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牛田牧田在遠郊任其餘地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五十六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鄉官謂之鄉吏而其爵皆加遂一等然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

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鄉之田制與遂同鄭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而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今言五人爲伍者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在家爲比在軍爲伍五伍爲兩者在鄉五比爲閭閭二十五家在軍四兩爲卒卒百人五卒爲旅者在鄉五族爲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爲旅五百人五旅爲師者在鄉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爲軍者在鄉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不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遂制也故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鄭注遂人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內不見軍法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爲義

蕙田案說文四千人爲軍今世俗本說文益非許慎之舊不足爲據

陳氏傅良曰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五人爲伍則

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幟可以別識不待旌旗可以指揮積而兩卒旅師軍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幟旌旗用焉故以兩爲卒縱橫皆兩其爲軍賦因此而已

鄭氏鍔曰說者謂五人爲伍則左右前後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則二十五人矣兩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橫皆五何以謂之兩耶蓋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爲卒則縱橫皆兩矣其法起于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

朱氏曰出軍之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到第三便著一个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則成百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齊處

鄭氏鍔曰會卒伍以爲軍法宜屬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蓋事不預備不可以應猝司馬主于用兵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不可得矣

又曰遂人言貢賦師田政役與此先後不同何也小司徒會六鄉之民以爲卒伍軍法起于鄉故先言軍旅後及貢賦遂人治邦之野以供財用出于野爲多故先言貢賦後及師田

陳氏禮書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爲比爲鄰積之至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爲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爲伍爲兩積之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而又十家爲聯以聯其居十人爲聯以聯其事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有同心而無離德也管仲相齊使居則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十里爲連十連爲鄉出則五人爲伍十伍爲戎十戎爲卒十卒爲旅蓋倣先王之遺制然也

高氏愈曰成周教民之法自比閭族黨始至管仲專以其法課軍政則親遜之風微矣秦法五户爲伍十

伍爲什百户一里里有甲五里一鄙鄙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兩卒五亭一鄉鄉有牧之老游徼十亭曰聚聚有嗇夫十聚一縣縣有令丞尉蓋總計之以二百五十萬家爲一縣亦大略本周制而變之也

蕙田案五伍爲兩一兩之中以一甲士領之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蓋甲士者步卒之領袖也觀承案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蓋甲士者卒之制相配如此然案之田賦一甸共出一乘甲士止有三人蓋合四邱始出三甲則一邱固不能正出一甲也今如此配合則一甸當容四甲而合三甸便可多出一乘矣魯人作邱甲正是如此乃增賦之術也然甸出一乘雖止七十五人而又有炊家子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則一車原有百人或者七十五人但舉甲士所領每一甲有二十五人而將重車之二十五人亦有一甲士在内但以爲副貳而正數不算故乎

高氏愈曰先王因教民之法即推之以定軍令而行於鄉遂達於都鄙且兼及於天下者也蓋比閭族黨州鄉部署一定則凡起軍旅由此作田役由此比追胥由此令貢賦由此凡同里合伍之民恩足相卹義足相救服容相别音聲相識如身使臂臂使指不召而來不趨而至何事不濟何功不成哉至管仲倣之以爲軌里連鄉之法而桓公以伯後世廢其法而民情渙散不可團結即以賦役一事言之或東家而與

西鄙爲朋南鄙爲友東鄙爲有北鄙爲伍以言其地則相遠而
徵召無從以言其人則異心而義同秦越無惑乎舉
動乖張牴牾百出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爲矣

蕙田案以上六鄉出軍之制

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
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
之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爲高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材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元謂廛里者若今之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司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晦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也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

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疏）司農云廛空地若空地何因下文有二十而稅乎後鄭以爲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依彼解之司農云士田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故後鄭破士爲仕依孟子圭田解之王制圭田無征復是殷法司農云賈田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依周禮內賈人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爲賈人家所受田司農云官田公家所耕田下文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等若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故後鄭以爲府史等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以養公家牛若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謂牛人家田也司農云賞田賞賜之田即夏官司勳云賞地一也故從之牧田司農意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若是則公家放牧地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云牧人家田也云遠郊內地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者以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三十六萬夫之地據畿內千里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餘九萬夫也廛里已下九者雖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據實受地定數也

蕙田案此段於國中四同之地推算最精

觀承案此條鄭氏但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算一夫而受二夫之地尚未有另立治溝洫之

夫不出稅之說也古者寓兵於農兵尚即在農內安得農夫治田出稅之外另有治溝洫不出稅之夫乎後來既立都水使者因別有治河之夫康成乃以此擬古者井田之法別有治溝洫之夫此與以口率出錢解三代田賦者何異其辨另詳於後

蒐田案以上廛里以下九等田

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五縣爲遂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注鄰里酇縣遂猶郊內此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疏鄉遂彼此相如細論之仍有小異以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也）

陳氏禮書邦甸之內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邦甸亦謂之州司馬法二百里曰州是也一遂五縣二十五酇百二十五鄙二十五里二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

蒐田案甸地十二同每同九萬夫共一百八萬夫之地載師注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鄭志答張逸問云六鄉之民上地家二百畝中地家三百畝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

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
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畝又云三分去一
之法十八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于
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則甸地共十二同
內六遂二同五十成二十二萬五千夫十八
分而去五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六遂七萬
五千家康成云異其名示相變耳鄰里鄙縣遂猶比閭族黨州鄉也則六遂七萬五千家通率六
家而受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
之地也下劑致甿可得十五萬人但內應除
去治溝洫若干因無法見經故出賦之夫亦
未可定舉其大略亦可見矣

又案以上六遂出夫之制

禮記坊記正義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計

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
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盖皆是國
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齊于職幣又周禮質
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
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
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

春秋作邱甲孔穎達正義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
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
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
可私備故也

蕙田案鄉遂出軍無法見於經注惟正義有
此二條所說民共車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
邦國而言則天子畿內都鄙可知國家共車

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鄉遂而言則廛里九等田及公邑可知又小雅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郭景純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車而毛傳解爲出車就馬于牧地知車爲國家所共非近郊遠郊之民所共矣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疏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吏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故總之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

陳氏禮書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而其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泣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內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田在鄉也

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畺地

陳氏禮書家削之地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謂之削以其削于縣都故也邦縣之地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于上故也邦都之地所以封三公與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故也邦縣亦謂之都載師所謂畺地是也邦都亦謂之畺載師所謂畺地是也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

令貢賦（注）此謂造都鄙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

元謂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邱方四里四邱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溝洫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士千人（疏）都鄙三等采地是也云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之家受六夫之地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據實出稅者而言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縣為都者都方三十二里引春秋者襄公二十五年楚為拖書土田之事井衍沃者饒沃之地九夫為一井牧隰皐者下濕口隰近皐澤之地夏后少康云云哀公元年左氏傳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別地以上率者以為其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一旅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四百五十人言一旅舉成數也亦容不易者多云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畝中一夫入于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合乃成其事耳云甸讀如衷甸之甸者與之食侯為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與之食太子靖使良夫良大乘衷甸兩牡而至引之証甸得為乘之義云甸方八里云云者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邱為甸甸與成其實一也故鄭覆解成與甸相表裏之意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為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六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邱為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若然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云四甸為縣方二十里者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為成而言云四縣為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以上並據通治洫而言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為同同間有澮今言乃得方百里為一同者就匠人為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從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為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為六十四截行別有六十四井六十四行計得四千九十六井井有九夫四千九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加一里為成是不出稅治洫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為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

為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一截為八十截一行八十井八八六十四為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為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也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此據四成為縣縣方二十里二十里更加五里即為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是六卿之采地四都為方百里一同即為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即為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為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云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也云今止于都者采者匠人云井間有洫同間有澮是井田之法備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者解此四縣為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是止于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稅入天子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也云其制三等者謂家邑小都大都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其餘三都留自入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其餘三縣留自入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稅入于王其餘三甸留自入為甸是家邑據稅于王者而言四縣為都是大都亦據一都一縣田稅入于王者而言故鄭云井田之法備于一同者采地之稅四之一而已鄭具言此者欲見四郊為甸之中以一甸之稅入于王者欲見四郊為甸之中以一甸之稅入于王其餘三甸留自入故以此解之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言晦百為夫謂一夫所受之地方百步夫三為屋屋具出穀稅屋三為井者謂九夫為井以井字云井十為通者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為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為一通通為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為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地惟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為匹馬云士一人徒二人者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云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一成之內有十通言三百家亦如前通率法一成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大子

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云十成為終者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為縱橫各十截為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為終據同一畔終頭而言云終千井者終十成成百井故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云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者萬井也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所計皆如上一成為法其餘可知

鄭氏鐸曰井牧者可耕之地則為井田之制可畜之地則為牧養之區各相其地所宜而已

蔡氏德晉曰井牧者衍沃之地則為井田墝瘠之地則令畜牧而井田之授亦民亦視其地之上中下而加萊田當其休不耕之田亦以為畜牧之用如大司徒及遂人職所云也

蒐田案鄭氏以牧為畜牧王次點亦云然蓋未檢左傳之故蔡氏信之非也

賈公彥冬官匠人正義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司馬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言云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說為有二種故鄭細分之八里為甸出甸稅緣邊一

里并之則二里治洫以成間有洫故使共治洫也云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者此據小司徒而言彼經四縣爲都注云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溝也

朱子語類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其所據今且大槩依他如此說

蕙田案畿內三等都鄙封國之數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康成以爲夏制注大司徒引之亦云此夏時采地之數周則未聞又王制云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又云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共一千六百八十國注皆云殷制故正義以爲殷畿內亦九十三國又案書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入來進受命于周退見文武之廟者千七百七十三國是三代同也

又案其所封之人共包十種畺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種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以爲有致仕者副之者以在朝既有正田今既致

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
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三孤田不副者自上
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
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
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且三
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
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無職但佐公
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故無致仕之副其
封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于王
是也但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疎之異親寵
者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疎遠者與大
夫同以上所說據鄭皆以爲夏制載師云以

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
都之田任畺地注云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
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是周與夏制合又鄭
注大司徒都鄙亦兼王子弟公卿大夫言之
賈公彥以爲親王子弟在大都次疎者在小
都次更疎者在家邑與孔說合惟不言致仕
者及三孤耳疑亦當同也殷制未聞

又案其封國大小之數夏制已見上鄭注甚
明殷益因夏正義泥鄭氏尚書注萬國之數
四百國在畿內因謂夏畿內國皆方五十里
殷畿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
十里之國六十三與夏不同案王制前後有
兩天子縣內文前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

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胙其餘以禄士以爲閑田後云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六十里者九十六二文數適相符禄士閑田二句後文無之互相備也鄭於前文既以唐虞稱服殷周稱畿此稱縣内定爲夏制而正義又創爲夏畿内皆五十里之説自相違反殊失其旨其周制之大小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崔氏亦同此説

又案七十里與五十里五十里與二十五里疑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又方百里者九十一則爲方十里者凡九千一百以方七十里者一則爲方十里者四十九計之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則爲方十里者共得一千二十九其餘存爲方十里者凡八千七十一適八十同七十一成也以下準前法計之可得

又案孟子說周室班爵禄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康成注王制則以此爲夏制而周則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且周禮三等采地士不在内王制所謂元士不與又謂其餘以爲禄士者是也孟子顧以元士受地爲與子男同亦不合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之詞可知

又案小司徒注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一萬應作二萬明南北國子監本福建本崑山葛氏常熟毛氏本皆誤檢疏正作二萬是也若作一萬則共只八萬夫與上九萬夫不合若云除去公田不應上下出稅治澮皆不除獨於此治洫一條除去也其誤明矣

又案或疑服虔注春秋傳引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專以乘爲甸出矣鄭信南山箋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其說似有異同者恐治溝洫之夫但不出田稅未必不出車賦也謹案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玩其中二字甚分明固無可疑

又案或又疑司馬法通爲匹馬成出革車一乘云云定爲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一乘此但據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兩法而言其

一成之内尚有治洫之夫一同之内尚有治洫澮之夫並未除去而賈氏疏竟未之及何也謹案三分去一之法凡古人論田制舉其大略者皆以此爲例其有曲別分析者皆不用此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舉其大略者也載師注云凡王畿内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此亦舉其大略也與王制合也至于三分去一之外又有二法一是二而當一法一是除去治溝洫討算法二者古人徃徃偏據一端言之今詳論如左小司徒注成

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同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此法除去治溝洫矣却並非二而當一所引司馬法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法二而當一矣却並無治溝洫在内若據小司徒注而以二而當一法計之則所謂成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之地實二百八十八家受之其治洫者

三百二十四夫之地實一百六十二家受之
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之地照加公田之數算實
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家受之其治洫者二
萬七百三十六夫之地同上實一萬三百六十
八家受之治澮者三萬二千四百夫之地同上
實一萬六千二百家受之也若據司馬法而
以除去溝洫法計之則所謂成百井三百家
者實一百九十二家出稅應除一百八家治
洫同萬井三萬家者實一萬二千二百八十
八家出稅照加公田之數算應除去六千九百一十二
家治洫一萬八百家治澮也考之經注本無
所爲十家出一人之說賈疏所云三十家出
三人者亦是據大較而言未爲細加分析耳

安得謂治洫澮之夫不在此三百家三萬家
內耶又案夫之名雖從人起若從田制而言
夫則皆指地言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
爲夫之夫指地而言也五家爲比之家指人
家而言也鄭所謂成五百七十六夫之地耳非謂有若干人家
謂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者
司馬法成三百家者謂人家耳非謂三百夫
之地賈疏言三十家出三人不言三十夫出
三人安得謂家即是夫而其中無治溝洫乎
惟小司徒云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族師
鄉大夫遂人遂師之夫家則夫指男家指女
鄭鍔亦以夫指地家指人爲謬耳又案詩正
義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

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土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此條用二而當一却不除去溝洫正司馬法出賦與治溝洫合言之明証又案鄭所謂成百井同萬井指井牧而言山林之等先已除去故無三分去一司馬法所謂成百井同萬井舉大略而言山林之等亦在其內故三分去一又案鄭遂人注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案六遂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故賈申其意云去山林等其餘如此者皆大判而言之耳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

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賈正指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以爲大判而言

又案三分去一之說何以謂大略則然細別則否也賈公彥申鄭載師注之義云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于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又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東面雖有平地至于三面山林雖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耳據賈此言知大略則然是以許慎五經異義左氏說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

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

四萬井班氏之說與許叔重合玩此二說益見賈疏之精細若據三分去一則方十里百井之內應除去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三夫方千里百萬井之內應除去三十三井三夫今許氏班氏之說一成除三十六井一圻除三十六萬井則是多于三分之一賈疏所謂山林多于平地也但因此數適與鄭小司徒注一成內出稅治溝洫之數相同孔穎達恐人不明其異或反誤認爲一故又申論許慎之意云如異義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賈載師疏亦云山林川澤溝瀆等此溝非田

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耳此孔與賈合也孔云據衍沃平地而言之不云據井牧而言之者小司徒注不用二而當一言之耳孔又申許慎意云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大司馬俱有三等每等各分為三故九等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益左傳九等周禮九等各自不同頴達之辨悉矣

又案或疑治溝洫與出稅之夫若就一成言之則出稅多治洫少如就一同言之則治澮洫者反多於出稅者推算之法殊未盡一假如一同九萬夫其出稅者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如其地止九十成以一成六十四井出稅之率推之則出稅者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夫是為九十成出稅之夫反多於一同出稅之夫矣謹案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畎遂廣深皆二尺溝廣深皆四尺洫廣深皆八尺

澮則廣二尋深二仞王肅依小爾雅四尺曰仞深二仞八尺與廣二尋不類趙岐注孟子孔安國書傳並八尺曰仞鄭注儀禮包咸注論語並七尺曰仞宜以鄭說爲正詩噫嗟正義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蓋從鄭說祭義築蓄蠡宮墻仞有三尺爲墻高丈故仞七尺也澮廣二尋已倍于洫（孟子疏十丈曰尋又與深二仞不類）其深減二尺不及倍變通之法也古一尺大致合今六寸澮廣二尋合今九尺六寸幾一丈深二仞合今八尺四寸幾九尺周繞一同則其長四百里以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每一里八十一夫洫廣深皆八尺合今四尺八寸幾五尺居澮七之二周繞一成則其長四十里以三

百二十四夫治之每十里八十一夫澮之廣深方積較洫不啻三倍幾四倍（十之二乃三倍奇也）而除夫地差及十倍者水大且深則岸旁易損壞而施功難澮深合今尺約九尺脩築開鑿之功多洫深合今尺約五尺雖有損壞較之澮自當差十倍脩築開鑿之功已少井田之法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滿一同然後有澮繞之則未滿一同但有洫無澮當其未滿一同但就成算則使三百二十四夫治洫當其既滿一同則分出稅之夫以治洫分治洫之夫以治澮是同中出稅治洫之夫亦即成中專出稅不治洫之夫也此二法宜通融而參之者也不當但執一成以爲定法也至成中出稅

之夫多于治洫以洫之人功少同中出稅之夫少于治澮以澮之人功多但當各就一成一同中計算今云九十成出稅之夫反多于一同出稅之夫不知九十成中治洫者少則自當出稅者多一同中治澮者多則自當出稅者少非九十成之民受田少出稅獨多一同之民受田多出稅獨少也此二法宜分晰而言之者也不當混爲一以相比較也如執一成爲定法九百夫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則必同中亦有洫無澮然後可何也依一成例九萬夫中使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是矣今既添出一澮澮之廣深又倍洫而仍欲使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則是欲使治洫之民兼治澮矣其可通乎故不得不于出稅中抽出一萬二千七十八夫治洫此出稅所以少也或人之疑非是又案同除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計三十六成夫地此三十六成緣邊一面即澮內三面有洫較每成除夫地治洫之法三而殺一當以八千七百四十八夫治此三十六成之洫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二夫治澮則其治澮也每十里約五百九十夫每一里約六十夫其治洫也每十里八十一夫每一里約八夫蓋相差七倍有半無十倍鄭注不細推及此者以緣邊三十六成既俱不出稅則同力合作以治澮治洫今計其差數不妨區分算之於法本不區分也

或又疑都鄙既盡井則一成百井內有公田百夫司馬法亦未除去而賈氏亦不及何也

案賈云一井中爲公田八夫家治百畝則無九夫鄭據九百畝而言故每云九夫爲井耳小司徒注俱是連公田言之不除去也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七井一百畝存五十六井八百畝除六十四夫存五百一十二夫矣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如除公田則宜除四井存三十二井除三十六夫存二百八十八夫矣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五百五十一井存三千六百四十五井四千九十六夫存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夫矣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如除公田則宜除二百五十六井存二千四十八井除二千三百四夫存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夫矣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若除公田則宜除四百井存三千二百井除三千六百夫存二萬八千八夫矣惟其皆合公田言之故司馬法亦合言之也蓋公田即是所出之稅除去則惟存私田稅何從出乎

又案三等采地規制既明今再爲逐節推算

稍地共二十同二十萬井內封二十五里之國六十有三每國六百二十五井計三同九十三成七十五井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

一同九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存二同十八萬夫
八十四成七萬五千六百夫三十七井三百三十三夫四百五十
畝四夫及半夫之地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
十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夫存七萬三千七百
二十八夫滿成者除去二萬七千二百一十
六夫存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其不滿一
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十二萬二千四百四
十九夫及半夫之地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
推之計五萬六千五百一十四家受十二萬
二千四百四十七夫之地仍有二夫及半夫
之地每一家受二夫六分夫之一以半夫之地化作三分除去一分仍存二分是爲六分夫之二即三分夫之一也又
得一家仍餘三分夫之一縣地共二十八同
二十八萬井內封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每

國二十五百井共五同二十五成內十八分
而去五應除去一同四十五成八十井三百
畝存三同二十七萬夫七十九成七萬一千一百夫一十九井
一百七十一夫六百畝六夫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
治澮十五萬九千四百八夫存十一萬五百
九十二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二萬五千五百
九十六夫存四萬五千五百四夫其不滿一
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十五萬六千二百七
十三夫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七萬
二千一百二十六家受十五萬六千二百七
十三夫之地恰盡都地共三十六同三十六
萬井內封百里之國九每國萬井共九同內
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二同五十成存六同

五十四萬夫 五十成四萬五千夫 其現存内滿同者除去治洫一萬九千一十六夫存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一萬六千二百夫存二萬八千八百夫兩項共存二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夫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四家受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夫之地三家則餘半夫之地四家則不足一夫三分夫之二 凡滿同去存之例每萬夫去五千九百有四存四千有九十六每五千夫去二千九百五十二存二千有四十八每二千五百夫去一千四百七十六存一千有二十四每千二百五十夫去七百三十八存五百一十二每六百二十五夫去三百六十九存二百五十六每四百夫去二百三十六存一百六十四每二百五十夫去一百四十七存一百有三每一百六十四夫去九十六存六十八每一百夫去五十九存四十一每五十夫去二十九存二十一每二十五夫去十五存十每十二夫及半夫之地去四夫及半夫之地存八夫存多於去其未滿一成而以井計者何以不除賈小司徒正義云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内以洫言之矣今案洫廣深比溝減三倍奇則除夫地減至十倍溝廣深較洫又減半水小而淺岸旁無甚損壞而施功易較洫又當差百倍脩築開鑿

之功甚微不必開除夫地治之矣小司徒注匠人注互相備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蓋即令出稅者治溝不當有治溝不出稅之法賈公彥之言非也出賦稅治溝遂農民之本務也大爲澮洫以利民又念其施功之難而除夫地治之故有治澮洫不出稅之法先王愛民之至意也溝則無事此鄭注至精非有所闕又案據司馬法同三萬家除去治洫澮存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三千人計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凡滿同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十六家出一千人）成三百家除去治洫存一百九十二家出三十人計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凡滿成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四十九家出十人）今稍縣都三等采地既已逐節算明再爲細推出賦實數稍滿同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夫以六家受十三夫算（下倣此）計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八千三百七十二家成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計二萬人半滿成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一爲地八畝弱依上例出三千四百八十九人五之一強不滿成者共三百三十三夫四夫及半夫之地計一百五十五家受之餘十三之十爲地七十畝奇縣滿同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計五萬千四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六爲地四十六

畝奇依上例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一人奇
滿成四萬五千五百四夫計二萬一千有一
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一爲地八十五畝弱依
上例出三千二百八十一人奇不滿成者共
一百七十夫計八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九
爲地七十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一十三人
弱都滿同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計
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二爲
地九十二畝奇依上例出二萬四千九百二
十三人弱滿成二萬八千八百夫計一萬二
千二百九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
十畝奇依上例出二千七十七人弱以上通
共約可出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七人以一車

士卒七十五人推之得車七百二十七乘尚
餘五十二人有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計
之得四軍尚餘四千五百七十七人
又案同之民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其役稍
重成之民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其役較輕
所以不同者蓋同中除治澮者多成中除治
洫者少澮洫之功雖倍洫究之洫澮所以爲民
軍賦所以奉上故又以此均之
又案同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車百乘
計一百二十二家出一乘則一萬二千二百
家已可出百乘尚餘八十八家約一百二十
二家又百分之八十八出一乘凡滿同者皆
以此爲例成一百九十二家出車一乘凡滿

成者皆以此為例今再為逐節推之稍滿同
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可出二百七十六乘又
十之九稍滿成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家可
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三稍不滿成一百五
十五家計一乘尚少三十七家僅十之八縣
滿同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可出四百十六乘
又十之九縣滿成二萬一千一家可出一百
十三乘又十之一分七縣不滿成八十一家
計一乘尚少一百七家僅十之四都滿同十
萬二千八十四家可出八百三十乘又十之
七都滿成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可出一
百十六乘又十之六以上通共得一千八百
六十七乘其畸零者又約得四乘十之七約

三等都鄙所出士卒人數僅得七百二十七
乘而所出車有如此則車多而人少孔頴達
云鄉遂皆但出人而不出車車並國家所給
然則都鄙之車既有贏餘其必通融給用可
知

王氏與之曰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二十里乃得方百里為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雖橫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為邑至四縣為都皆以四數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以井十為通至終十為同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郭而言小司徒四邱為甸即司馬法通十為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為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為山川城郭也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

陳氏傅良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

觀承案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邱四邱爲甸方八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方
八十里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方十里爲成
方百里爲同漢志小司馬之法方一里爲井
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
爲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方千里是
漢志與小司徒異而與匠人同也是以司馬
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說與
小司徒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之說與
匠人合是二法不同然其實亦無二所謂甸
方八里者去旁加一里而言成方十里者合
旁加一里而言耳旁加一里者或謂是三分
去一之法古來論田制皆以三分去一爲算
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有山陵川
澤溝塗城郭宮室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載師注云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
地也三分去一餘亦六百萬夫此其大略也
然方八里方十里之田制已除去山陵川澤
溝塗城郭宮室之不爲田者而言安得又於
此三分而去一乎於是三分去一之外又鑿
爲除去治溝洫夫不出稅之法則更不合於
理矣古者寓兵於農比閭族黨州鄉之農即
是伍兩卒旅師軍之衆耳農之外未嘗有兵
安得助耕出稅之農之外又有治溝洫本是一體之事
稅之夫乎蓋耕耘之暇時加修理之足
溝洫既定農夫於耕耘之暇時加修理之足
矣必不另設爲治溝洫之夫也或者知其不

可而專以井牧二而當一之法解之庶幾近似而亦未明也夫井田之制既以八家同井井九百畝若以二而當一則同井止得四家而非八家或一井當有千八百畝而非九百畝矣奇零參差不將紊亂畫井分疆之良法也哉是不知甸方八里與成方十里者本無二法蓋方八里爲田六十四井者專指其井田常制而言方十里爲成之田得百井者兼指其旁加一里之通法而言也則所謂三分去一者亦當指此旁加之一里耳蓋方八里爲田六十四井旁加一里即四面合爲方十里又得四九三十六井是六十四井者三分所占之二三十六井者即三分所去之一也此三十六井包於六十四井之外井邑邱甸中之溝洫正灌注匯流於其間其田不甚肥美即史記所謂汙邪衍窳之地而已則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與遂人所謂上地百畝之外萊五十畝中地萊百畝下地萊二百畝大司馬所謂上地食者三之一中地食者三之二下地食者三之一亦當指此而言耳蓋但據其畝數均算以饒與瘠地之民不必截方成井如是則中間之六十四井乃上地旁加之三十六井爲中下地不妨奇零參差以加於百畝常制之外或二而當一三而當一以準上地百畝之常則謂三分去一者專計甸

中之井而去旁加之一里而旁加一里之說
乃實有據而經文不易一易再易萊五十畝
百畝二百畝可食者半與三之二三之一者
皆觸處而可通矣惟康成治溝洫夫不出稅
之說則斷乎其不可信也

蕙田案鄭賈以甸方八里成方十里二數不
同故分實出稅治溝洫二種其說甚詳余既
爲疏釋矣方氏從王次點陳君舉以鄭說爲
非似更直截並存之以俟考訂者

詩小雅信南山維禹甸之（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疏甸字既訓爲治又音爲乘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灾使成平田是以治爲義地官小司徒四邱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稍人掌邱甸或謂之乘以其于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如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如數計之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

陳氏禮書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禮記惟社邱乘粢盛是也以乘爲甸者乘之地

周禮地官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甸之之甸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鄙邱甸者舉中言之）疏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云者由甸出車一乘故改也

蕙田案王氏曰邱即四邑爲邱乘即四邱爲甸之已邱乘軍制之始也

今司馬所掌邱乘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奈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軍禮二

軍制

周禮地官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注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甸凡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疏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公邑也但自甸以外至稍縣疆四處皆有公邑公邑乃六遂餘地六鄉之內有九等田無公邑云自此以外皆然者太宰九賦有邦甸家稍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二百里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邑有四處也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以四等公邑非天子使大夫治之也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以二百里為一節故二百三百里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太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四百五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縣正下大夫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甸亦七萬五千家六鄉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為公邑）

陳氏禮書邦甸浸廣矣又無九等之地故餘地為公

邑之地也所謂徒役輦輦蚕車則乘賦也不知軍賦之法從四邱為甸甸出長轂一乘而起故云邱乘鄭云舉中言之者得之王氏以邱為同以乘為一切士徒其說非是

王氏應電曰井邑邱甸縣都出兵之法此但言邱乘者以邱出馬一匹四邱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為名令之治其賦也

蕙田案葉氏時禮經會元不信稍人邱乘即為邱甸改為邱十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不知使邱出甸賦者此正魯人作邱甲之事變亂周制者也葉氏以之解經謬矣又案以上三等采地

右出軍之制上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三

淮陰吳玉搢校字

邑邦削至邦都又加廣矣而三等采地之外其餘亦
爲公邑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
言公邑始於此也蓋公邑閑田也天子使大夫治之
遂人與縣師預焉（遂人掌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皆曰野縣師掌邦國都鄙謂甸郊里之地域）鄭康成
謂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
大夫如縣正義當然也
禮記坊記正義兵賦之法畿内六鄉家出一人遂之
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
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
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遂
蒐田案遂之餘地即所謂以公邑之田任甸
地縣士註所謂封則爲采地未封則爲公邑
也蓋公邑雖稱餘地實多于遂幾倍準之稍

縣都亦多于采地幾倍以公邑太宰九賦所
出天子使大夫治之其地宜廣也
又案采地之外餘地在夏殷則六十四同九
十六成周則六十五同八十一成三十井一
爲閑田夏謂之閑田周謂之公邑
其實一也其禄士之内又包二條一是元士
即所云天子之元士不與鄭謂不在封國數
中是也一是公卿之子父死後既不世爵得
食父禄即所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
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也　有皆爲無地之士
雖給以地而當其禄不爲采地春秋之時
公卿亦有無地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畿内諸侯皆稱子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是也其見鄭答趙商）

八士之外並爲閑田也畿外附庸閑田相對
但畿内閑田即是公邑畿外閑田非即附庸
已封人爲附庸未封人則閑田畿内不言附
庸無附庸也又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
則閑田少畿内建九十三國之外則閑田多
所以然者畿内每須肹賜故閑田多也又案王
閑田少畿内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
制凡九州一節鄭以爲殷制但言元士不與
不及閑田天子之田方千里一節鄭亦以爲
殷制其注但言元士亦不及閑田似若殷時
無此一項者或係偶不及之經無明文姑闕
又案計遂之公邑九同五十成十八分而去
五得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受十三

夫通之可受二十八萬五千家稍地公邑十
六同六成二十五井十八分而去五得一百
四萬四千六十二夫半六家受十三夫可受
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家縣地公邑二
十二同七十五成十八分而去五得一百四
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夫六家受十三夫可
受六十八萬二千五百家畺地公邑二十七
同十八分去五得一百七十五萬五千夫六
家受十三夫可受八十一萬家計四處公邑
共二百二十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家據賈
疏以公邑之制亦與六遂同則亦下劑致甿
但内應除去治溝洫若干夫則出賦之夫亦
未可定今特舉其概云

又案以上公邑出軍之制

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賈氏公彥匠人疏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注云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所以供祭祀圭潔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紺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業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

征賦

陳氏禮書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詩所謂侯疆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畝萊半之云云則所謂餘夫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户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

薛田案陳氏解餘夫如之甚確蓋上地田二

十五畝萊十二畝半中地田二十五畝萊亦
二十五畝下地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也
又案以上附論圭田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澮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
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
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畿圖之則遂
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
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疏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
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云萬夫者方三十
三里少半里者此解經萬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
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
萬夫矣故言萬夫者三十三里少半里矣云九而方一同者案匠人云廣尺深尺
謂之畎以至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澮彼井田法溝澮稀少而云同
此雖溝洫法溝澮稠多亦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畿圖之遂從溝橫洫
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者案詩令適南畝又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遂田南
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為一夫十夫則于首為橫溝十溝即百夫于東畔為南北之
洫十洫則于南畔為橫澮九澮則于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
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
者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

詩周頌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箋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
澮方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
也耜廣五寸三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統
蓑以描厥百穀是王者率夫為之蓑又以萬人為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同
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
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遂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
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經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
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尺六尺深丈
四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
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
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各百夫夫有百步三夫
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
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
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三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
十三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鄙之田
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
倍遂洫倍溝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
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路容三軌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
九塗而川周其外焉疏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
共為部也何者遂人于川有路之下云以達于畿鄭云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
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
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鄰長每鄰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
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鄰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十五百二十四

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惟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于匠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文言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畝與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于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從洫必注于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即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遂地形而流非于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迎之也

觀承案後代田盡私也三代田盡公也惟井田分為中公外私則有公田必有私田有私田亦有公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言公田下之急於忠上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不言公田上之忠於惠下也但言私田而公田未嘗不在其中矣

蕙田案以上溝洫之制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

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注此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為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疏云匠人為之溝洫者案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匠人為之溝洫也云相包乃成者司徒立其界匠人為其溝相包含乃成其事耳鄭知此為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中皆為溝洫之法此經為井田之法故知謂造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者案遂人夫間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為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也此雖不言異于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于鄉遂及公邑是也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畮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注此縣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九夫為井方一里三夫為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縣文公問為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故其中為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日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疏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者案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故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周其外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既溝澮稍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為貢賦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為井井稅一夫羨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故圖之則遂縱而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故宜為自然川也畿內用貢法云云者鄉遂公邑之內皆鄰里比閭等治民之官旦夕從民事或因此促之使先治公田則不得恤其私故為貢法使不得有公田也云邦國用助法諸侯專一國之政恐其貪暴稅民無藝者藝謂準法宣公初稅畝就井田上尚取民之所自治若為貢法有何準法故為井田不為貢也孔氏穎達曰鄭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貢

法邦國用助法以為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外地多故以邦國為助對畿內之貢為異外內也

朱子語錄問周制鄙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柩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

蕙田案鄭康成以遂人所言為溝洫之法即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為井田之法即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同惟一澮一溝澮稠多一溝澮稀少其異一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

横澮縱川横遂人注云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横其異二遂人之川是人造之匠人之川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宋鄭夾漈非之謂匠人舉大縣而言遂人舉一端而言井田之法通行天下未嘗有異陳祥道禮書亦謂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壟所服同事鄉遂六軍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遂以井田屬之采邑不知二百一十國謂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小司徒井其田野不過取名于縣都而已不足据陸氏佃陳氏傳良皆不信鄭說備載王與之訂義近時沈君冠雲録田考亦用鄭撰陸佃之說朱子則曰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通鄭氏注分作兩項極是愚謂周人徹法原兼貢助若井田通行天下則亦專用助何徹之有遂人匠人之别見於周官國中野外之殊著於孟子自當以康成及朱子之言爲定至于遂人言與耡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後鄭云謂起民人令相佐助陳氏以此証遂

得行助者非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
考夫屋鄭云夫三爲井出地貢者
三三相任疏云鄉遂之內既不爲井田而爲
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以其溝
洫雖爲貢法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
穀稅似一井之法也旅師掌聚野之耡粟注
野謂遠郊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
夫之稅粟疏鄉遂公邑三處皆爲溝洫三等
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鄭以爲井田與例
違者鄉遂中雖爲溝洫法及其出稅亦爲井
田稅之蓋即指三三相任非九而稅一也孟
子云鄉田同井賈公彥匠人疏鄉遂爲溝洫
法而云鄉田同井此謂殷之助法雖鄉亦爲

井田以孟子雜說三代故也是皆不得取以
難鄭

又案以上井田之制

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
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
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中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注一家男
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
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于十爲九等
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
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

蕙田案此六鄉授田

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
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
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廛城邑之居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麻者也萊謂休不耕者六遂之民奇受一廛
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鄭司農云户計一夫
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户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

薤田案中地田百晦萊百晦即所謂一易之地家二百晦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即所謂再易之地家三百晦惟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較六鄉獨多耳

周氏曰遂人掌邦之野其地廣而瘠若置都邑處必狹而肥故遂人上地有萊田

曹氏叔遠曰遂雖上地亦使少休不耕庶不盡地力遂鄉地有遠近勢有重輕赴趨有易難恤察有詳略厝于遂非薄六鄉也亦不泄邇忘遠之深指其均一也

蔡氏德晉曰凡田之休不耕者即以為畜牧之地謂之萊上地無休不耕之田另加萊五十畝專用以畜牧詳見遂人職

薤田案此說非是辨已見前

又案此六遂授田

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注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易之地休一歲乃後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後種地薄故家三百晦

地愈薄故家三百晦

史氏曰不易者土力厚一歲一種一易者土力薄再歲一種再易者土力薄再歲一種三歲而一種易者更迭而種也再易一倍不易之地三易二倍不易之地而其所出不過同為百畝之獲也

陳氏傅良曰王制正義農夫受田實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惟三等大司徒言其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為三等則九等

薤田案此都鄙授田

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為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疏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二百畝萊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萊百五十畝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故云邦國如六遂

薤田案蔡氏德晉解大司馬此節謂所令之賦自鄉遂以達于邦國都鄙皆一法可食者謂田也其不可食者則萊也可食者三之二

謂田百畝萊五十畝也食者半謂田百畝萊
亦百畝也食者參之一謂田百畝萊二百畝
也此條以大司馬三等與遂人三等同與康
成合但鄭謂是邦國蔡通畿內都鄙一槩同
之
又案此邦國授田
鄭氏鍔曰經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於諸侯之
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西節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
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
國之制何以明之大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
一易再易之地其爲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
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
六鄉田制而何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
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常法也六鄉在內
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
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
強內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
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
廛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
畝萊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瘠授之萊所
以饒遠也又以爵考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
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
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
言爲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
司徒事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于九畿
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於大司

馬言之也

惠田案小司徒六鄉大司徒都鄙授田法與井牧同遂人六遂大司馬邦國授田法與井牧微異蓋以饒遠遂較鄉爲遠邦國較畿內爲遠故其差如此及其出稅賦則皆二而當一今臚列諸條彙于一處學者覽之自明

馬氏端臨曰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

地官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甿（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優遠民也）

惠田案王昭禹解下劑致甿劑爲約劑謂與甿約之要書也此說太迂不如鄭注之確

曹氏叔遠曰六鄉分上中下地為任民多寡之數而此則不復差別一以下地為率蓋六遂比鄉為差遠而在野之地寬宜優其役而厚其力使受地多而征調少庶民皆願為之氓以滋生齒以實遂地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注任地謂任土地出稅賦也征稅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蔡氏德晉曰國宅官府所居室也園園圃廛城中居民宅也二十而一者謂園有草木之稅及宅種桑麻而有布帛之稅皆二十分而取其一也近郊十一田之正稅通于天下而言于近郊者近郊六鄉之地稅田始于此而無他稅也遠郊二十而三以關稅言之也遠郊六遂之田十一同于近郊不必言而遠郊之關商賈貨賄之稅則二十分而取其三分稍重以和末也甸稍縣都田稅與鄉遂同而地廣多山澤立虞衡之官以治其稅山澤利出自然故十取其二也漆用最廣而利厚故二十而取其五也

鄭康成專以田稅解此節不可通矣

惠田案蔡氏說最有理據存參

觀承案載師此條實是難解什一者天下之

中正烏有二十而三與無過十二之異數哉
或謂稅民只是十一此就下所奉上十中之
一又以其一分爲十而取其十中之一與二
十中之二與三非謂民稅之二與三也然經
文直云二十而三與無過十二則以其奉上
之一分爲十與分爲二之說又何所据而鑿
出耶其爲臆度之詞固不足信即謂近郊十
一至無過十二係歛莽所添必去此十九字
然後可通者亦未見其當蓋此條與上條一
一相對未有以證其爲添附則豈可憑臆而
斷竟毅然刪截乎竊謂此條雖承上文而意
義各別上條九等任地皆言其田此條首提
國宅無征句乃著明園廛二十而一爲有征
其下遂承以近郊遠郊甸稍縣都而詳其所
征之數並不一言涉及田字則是專指其近
郊遠郊甸稍縣都之爲園廛者言而非田稅
之正故不妨二十而三無過十二之不均惟
溱林之征雖亦園廛一類然牟利太多又開
侈靡之習與園廛但毓果蔬草木者又自不
同故獨二十而五以重稅抑末而止奢俾不
敢棄田以爲園林也如此則亦字字甚明周
禮本文自當何煩鑿爲之說或別加刊削也
哉

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朱子曰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
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

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詩小雅甫田箋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税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税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税百夫其田萬畝疏孟子言三代税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税一夫是九税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税之輕而言成税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税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而税二夫是爲什中税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税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税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曰野九夫而税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内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内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是説助法井别一夫以入公也言别野人者别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内也郊内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内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税

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元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謂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于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中央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

惠田案趙岐解孟子云夏后時民耕五十畝殷民耕七十畝以七畝助公家周

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稅雖異名而多
少同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賈公彥匡人疏亦
用趙氏之說今從鄭說則不合故陳祥道禮
書云鄭謂通率什一而頴達之徒申之謂助
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孟子何以言皆
什一歟曰字書訓徹爲通正兼二法爲什一
之義不當以爲徹取龍子莫不善于貢之言
夏元肅雖謂後人流弊其實亦由立法而然
制公田則不必取盈不制公田則賦有常額
安得謂貢助皆什而稅一耶朱子謂周時鄉
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此條得之至謂夏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
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如此則與助通率爲十

九分而取其二分與前說自相矛盾其請野
節注使什而自賦其一亦當改爲使什一而
目賦其一乃爲確耳又謂貢法以十一爲常
而周則一夫耕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十一
而取一如此則通率爲二十一分而取其二
分皆非也何休范甯班固趙岐之說本于公
羊然求之諸經則無文計以法數則不合不
可從

又案鄉遂公邑溝洫稠多其治溝洫不出賦
之夫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注無此法則鄉
遂出賦之數亦不能定又六鄉家二人半六
遂家二人都鄙與邦國郊外約七家出一人
其賦役之差繁于近簡于遠參差不一如此

予嘗反覆推尋求其說而不得既而檢春秋
正義鄉遂不出車甲馬牛而都鄙出車甲馬
牛則其費且倍于鄉遂至于稅之輕近重遠
又各不同則其輕重之差亦固無可疑者案
鄭氏匠人注云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
之吏旦夕從民事謂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
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
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
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
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率耳
然則二法不同輕重有異者豈非畿內之賦
鄉遂重而都鄙輕邦國之賦國中重而郊外
輕故特設此輕近重遠之稅以均之歟載師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注國
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匠人注亦引載
師此文而云此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
重遠耳又駁異義云案公羊說十一稅遠近
無差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
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也若然
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
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
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夫所謂近者多役故
輕其稅者城道溝渠之役固然矣而六鄉上
劑致甿六遂下劑致甿四處公邑同于遂則
亦下劑致甿此豈非畿內之近者多役乎至

謂諸侯無遠近之差者對畿內而說耳其實
則孟子對滕文公正是邦國異外內之事而
尚書費誓正義大國三軍出自三鄉次國二
軍出自二鄉小國一軍出自一鄉是國中亦
家出一人也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七十五
人賈公彥以爲邦國之制是在野七家而出
一人也此豈非邦國之近者多役乎抑所謂
近郊遠郊賈氏欲取九等田分屬之故不言
六鄉其實六鄉亦在其內也所謂園廛者鄭
氏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廛取詩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以解園鄭不取何休公
田內二十畝八家各二畝半之說其箋詩云
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意亦指廬在私田之內
賈失鄭指而取趙岐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
說以園廛兩物合成一五畝之宅乃趙岐注
滕文公以園廛皆是國中之地與五畝之宅
無涉則賈又失趙指矣其實廛者即經所謂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園者即經所謂以場圃
任園地也場人掌國之場圃則園不在國中
乎是園廛亦在六鄉之內也惟甸稍縣都無
過十二者指六遂及四處公邑而言無采地
在內其采地稅法之輕重檢經注無明文以
下劑致甿及七家一人之差考之則采地之
稅必當又重於十二可推而知也論出賦之
法最重則畿內之六鄉廛里以下九等地九等地出
賦法經無文因其與六鄉
俱在遠郊內故以意推
邦國之三鄉二鄉一鄉其

次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公邑其次則邦國之郊外最輕則畿內之三等都鄙論出稅之法最重則畿內之漆林（二十而五）其次則畿內之三等都鄙（經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竊疑三等都鄙亦當在內檢鄭注賈疏皆不在內又無他法見經姑分之別為一等）其次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公邑（十二）其次則畿內遠郊之六鄉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二十而三）（六鄉地居四同則近郊遠郊皆有之勿泥）其次則畿內之近郊宅田士田賈田（十）其次則邦國之郊外（九）其次則邦國之中（什一使自賦作什一而稅一）其次則畿內之園廛（二十而一）最輕則園宅及圭田餘夫皆無征（鄭以圭田即士田士田在近郊則十一也王制圭田無征賈氏以餘夫亦無征二說不同）總之稅輕者賦重賦輕者稅重錯綜參伍而尋之則渙然無疑矣

又案六鄉三劑致甿合正卒羨卒通率家二人半其常征所用則無過家一人都鄙七家出一人亦言其常征所用耳計亦當有羨卒以備更休經無明文不可臆度至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鄭氏注及正義以為與六遂同近時蔡德晉亦云然但受田既一縣同於六遂之制並無鄉遂之別則凡邦國中之賦亦未必如畿內有三劑下劑之分亦當正羨通家出二人與六遂同雖經無文可以意推也至常征所用則亦無過家一人說本尚書正義已見前以此推之知馬鄭論語注所引司馬法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乃是邦國郊外之賦耳不復言其細別舉

其多者言之與鄭駁異義及匠人注爾謂邦國言其略者正合又邦國郊外亦當有羨卒經注無文亦可以意推耳

觀承案九一什一句法文義一耳野之九一爲九中之一則國中之什一亦什中之一而已但以井田畫方而成則以八而包一故不得不以九一爲法貢法長連排去則以五什起數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以十相乘亦復整齊而易算耳烏有十一爲數而取其實什一之語而鑿爲通率之哉鄭注乃因其實什一之語而鑿爲通率之法謂通國中與野外而合計之通九之一與什一之一合爲二十而取其二故爲什一然

合爲什一者若分之而中得其十外止得其八則皆非什一矣名曰通率而內外異數爾我不均正是不通之甚耳不知所謂通率者當就其賦役之全數而通之國中地近而役多則賦雖輕通率其役法計之亦止於什一耳如此則野外國中各自通計之而適均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康成之說雖巧無乃愚民之術而非先王之意乎

蕙田案以上稅法輕重之等

右出軍之制中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有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

五人爲伍（注）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

鄭氏鍔曰舉一軍之制則六軍之制皆可知

易氏祓曰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伍兩至軍師咸在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故積數起于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陣萬有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

蕙田案此條制軍

地官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注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于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于司馬處得法乃作起衆庶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亦有卒伍

黃氏度曰司馬主兵令不得直行于天下必有縣師關節此先生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爲兵而主民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起其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法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都野法車人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爲卒伍故于此皆以司馬之法會之五人爲伍百人爲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

夏官司右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注右謂有勇力之士充車右合此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疏）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爲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是車之卒伍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于中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疏）圍圍城守守城助者圍守皆用戈戟助之此五兵據勇力之士所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

陳氏禮書鄉萬二千五百家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家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六軍則車千乘矣此

車人參兩以相聯糾之法也

郝氏敬曰凡車三三為小偏三五為偏五五為大偏是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二偏為卒又謂廣是合二師之車也五偏為伍凡一百二十五乘是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五百人之車也此謂車之卒伍

春秋宣公十二年左氏傳欒武子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注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後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蕙田案每車人數以七十五人為定其法即徵之大司馬制軍之法蓋周官一曰會萬民之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其所以獨言卒伍者以軍法起於伍成于卒也自伍至兩則以一甲士統之故每車甲士三人然則一乘者三兩之數五伍為兩則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也四乘者三卒之數四兩為卒則百人三卒一師則二千五百人也百乘者三師之數五旅為乘者三軍之數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千乘者六軍之數七萬五千人也其為卒伍皆五數配以車乘皆成三數蓋與圖書卦畫相參足見其為先王制軍自然之定法而非私智穿鑿之所能為

又案伍兩卒旅以徒而言也而車亦有卒伍蓋一車七十五人則卒伍已寓于車之中及其用之陳用之而車又為卒伍之法則變化無窮矣

百乘所謂卒伍已寓于車也左氏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亦

爲卒伍者也

觀承案兵陣最貴參伍此兵車之卒伍以參伍法計之適符其數然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一乘七十五人者弟言其戰車耳故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三兩爲一乘七十五人之奇數者必間四乘乃得三百人之整數其人徒亦必間以四兩爲卒乃得百人之整數耳然後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可以五爲數也二說不同而樞紐總在四乘與四兩一小變而二法俱可通矣

蕙田案以上車之卒伍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

劉氏敞曰昔未上籍令則籍之謂之脫以其初成丁也

王氏昭禹曰旅師職甲所統者寡故使之校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職尊所統者衆故登其籍不校其數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其籍于大司徒也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强而可任以事者也

陳氏曰所謂任者
著名于軍籍中也

黃氏度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痤短侏儒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焉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

張氏曰國中以舍者多役若少故晚征而早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鄭氏鍔曰征者謂任其力以給縣役也

陳氏汲曰六鄉之民雖有定額至其征之貴者以下皆免以此見六鄉七萬五千家特立此爲國家武備耳或者見鄉中有師田行役之說遂謂軍役一切調發非矣

王氏與之曰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內如有兵事先遣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法先內及外此先王均內外之意

其舍者國中自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徐氏禮書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外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其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制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

又曰國中貴者賢者之等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于家期不從政役之義也舍之仁也政將徙于諸侯者三月不從政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于下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豈先王之法哉

高氏愈曰古人弛役以年計苟年老則息之不以筋力強壯役之也其任役也以形計苟其豐壯強頓則役之欲其早肆勤勞也

蕙田案鄭注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但復多役少反得晚賦早免殊不可解不知六鄉之內上劑致甿復者雖多役較國外爲重故既輕其稅以優之而又晚賦早免以體恤之周官多饒遠之政亦未嘗不寬近其遠近均平如此

觀承案成周役法本以國中地近則役多故輕賦以優之野外地遠則役少故重賦以平之今又謂國中復多役少故晚賦而早免野外復少役多故早賦而晚免恐亦是隨文生解耳觀小司徒九比之法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蕪國中及四郊都鄙在內而凡族師閭胥遂人遂師其施舍之法無不皆然豈以國中野外而分復之多少哉須知國中役多則勞亦多故宜早免以休之野外役少則勞亦少故可晚免而任之原不係乎復之多少也康成之注誠不可泥

小司徒之職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

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史氏曰國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夫謂其身家謂其居

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

項氏曰夫以田言家以居言如家七人為衆家五人為寡貴賤老幼廢疾則不任可任謂六尺以上七尺以上者

閭胥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鄭氏鍔曰說者謂一閭之中不過二十五家其衆寡何難知之有而必以歲時數之蓋一閭之民有可任者亦有可施舍者彼其或老或幼苟不知其可舍而一切任之豈恤民之道哉閭胥先有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

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注）夫家猶言男女也

王氏曰遂人既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遂師又以時登則遂師登之于遂人遂人登之于小司徒

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陳氏禮書周禮鄉大夫國野之役至于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其受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易氏祓曰近郊之民王之內地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故七尺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于畿外非姑息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制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則稍重于內地非苓毒也

蕙田案地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陳及之以為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力征與戎事有異況軍事不得以時日為斷其說甚確均人之力政所謂大均之禮與戎事無涉也

又案以上辨可任

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注鄭司農云羨饒也此謂六鄉之内上劑致此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凡國之大事致民大事謂戎事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左氏成公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

陳氏禮書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起徒役家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

葉氏時曰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唯以下劑爲率其寬民力可知也

困學紀聞古者國有問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其才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豪猾兼至隋而閱丁口至唐而括逃户隱田于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蕙田案訂義李景齊云司馬法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數起徒役家一人則以甸計之一井八家六十四井爲家五百十二而僅止七十五人蓋不盡以爲兵凍及之亦同此說不知甸出七十五人者邪國之法小司徒家一人者畿内六鄉之制若以二者合爲一則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寧足以出六軍乎此謬也又云成方十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十里之成自甸外又加三十六井宜所任者益多而今特三十六井乃治人蓋不盡以爲兵此又不知三十六井乃治洫之家並不使出軍賦謬而又謬者也

又案以上起徒役

書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各有軍士故曰六事疏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元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卿爲軍將故召六卿及其誓之非止六卿而已鄭元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

允征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傳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

周禮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注輿衆也行謂軍行列）

呂氏曰自夏命允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于司馬蓋矣國之大事何者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于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政之所從出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又不待論此所以獨謂之政也

葉氏時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于軍旅大事則五官預有事焉蓋古者寓兵于農寓將于卿命卿為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使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觀周人制兵之法

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游卒雖屬于地官之諸子而又弗征于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至如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攷辟于司空其畿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蓋古者兵制自衛民之外六軍之制皆寓兵于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于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專屬于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迫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覇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

書帥師畿權臣也聚民而爲兵則兵安得而不惰聚兵而專將則將安得而不驕此其爲患也久矣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能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爾而況不爲府兵者哉

詩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箋宣王命卿士爲大將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太師者公兼官也疏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不命餘將益雖每軍各有將而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

陳氏傅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特爲司馬

周禮夏官小司馬之職掌注此下字脱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王氏與之曰吉凶軍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益如此

李氏嘉會曰自小司馬以下皆不見其職掌豈用兵之時他官兼權故職不見耶抑兵事尚密不當載之書耶二者皆是也先王不以兵機示天下五官治教禮刑事法無不著惟兵法不傳後世孫吳尉繚等皆先王所未有

黃氏度曰司馬置屬與五官異小司馬而下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軍司馬如天官之宰夫地官之鄉師以軍名官其職可知

易氏祓曰魯會晉師于上鄍輿師受一命之服晉享六卿于蒲圃輿尉受一命之服所謂輿者車也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群狄戰于太原毀車爲行所謂行者徒也成周師田之法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于是設二司馬之屬專掌車徒之任異于五官

大司馬凡制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注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遞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疏言軍將皆命卿六云者皆據在鄉爲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皆有長是此長者皆在軍爲軍吏士不言者以衆多不足故略也遞府史有軍則置之無則已故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遞言其數以見義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薛氏𡮉曰周官序官之例未嘗有卒事之法惟司馬所載先詳制軍之事而後及官屬豈非兵者國之大事規畫固當早正鄭自謂民之從事于軍者勞逸出入之相權而力常有餘矣于是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有不容損益者焉自制軍之數立國之有軍者內外輕重之相制而勢可得合矣于是王六軍以至小國一軍有降殺之差焉帥其軍者非威令素孚不行也于是大為之將將皆命卿小為之長長皆上士有以定尊卑上下之志焉軍有帥則文移之往來政令之征召有不可略于是一宣則二府六史十胥百徒有以為文書調度之備焉軍政之要莫先斯四者

陳氏禮書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為民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蔡氏德晉曰軍不必皆取之于鄉而將帥亦不必皆用鄉吏觀四時教閱之旗號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而將帥必臨時選擇取有德有才者為之鄭康成謂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是也

華氏泉曰六軍之將皆命卿必有一卿為之主此必是司馬其餘五卿益擇于司寇司空及六鄉之鄉大夫為之若太宰司徒宗伯之尊不當使之受節制於司馬也雜說云周之軍制將則命卿帥則大夫卒長司馬則皆士蓋以詩書禮樂謀元帥無非儒者之事而公卿大夫皆可以充將帥之選方其奉璋戒戎髦士攸宜皆卿大夫之才及其淫彼涇舟烝徒楫之其能濟難者皆將帥之職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也然則古之選將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傳稱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語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故一戰而霸則詩書禮樂之效也伯主且然況王者之選將命帥乎

蕙田案軍將命卿以下注及正義甚明薛平仲則云軍將命卿說者以為天地四時六官之六卿今考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互見六官然特為治事條

自云耳初非爲軍將惟鄉大夫掌六鄉之政
教禁令序官則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
大夫亦謂之卿六軍之將即六鄉之卿也非
特此也比長下士伍長亦下士則伍長即比
長閭胥中士兩司馬亦中士則兩司馬即閭
胥旅師上士卒長亦上士黨正下大夫旅師
亦下大夫州長中大夫師帥亦中大夫則軍
將即鄉大夫州長中大夫師帥亦中大夫則軍
將即鄉大夫明矣鄭謂軍帥不特置選于六
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使兼官焉謂六鄉之
吏兼官可也何爲復曰選於六官彼蓋無一
定之見不知康成原謂六卿爲軍將而鄉大
夫以下德任者則兼師帥之屬別而言之也
王氏與之謂古者畿兵不出境若以王朝六

卿兼掌六鄉之軍何害是矣而又以軍將爲
鄉之卿尤爲牽率玩詩常武則宣王固命冢
宰矣何得云司馬掌兵餘卿無與耶
又案大司馬之職仲夏教茇舍帥以門名縣
鄙各以其名州以鄉名鄭注軍將皆命卿古
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曾有東門襄仲宋
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
正鄙師至鄰長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
長也鄉遂大夫又錯不見以其素信於民不
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正義此經六遂
直云縣鄙不言遂六鄉言以州名雖見鄉亦
不見鄉大夫之身其文交錯不見鄉遂大夫
故云文錯不見也兵書孫子云素信者與衆

相得管子云作內政寄軍令則鄉遂大夫以下至比長鄰長皆因爲軍吏以領本民或別使人爲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師帥旅帥知有別使人爲軍將者外傳穆叔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是也經又云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注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正義以爲從軍將以下至伍長皆得稱軍吏鄉遂大夫若爲軍將則在軍吏載旗數中今載旜載物知已所管之衆屬他軍吏已全無所將非直不爲軍將亦不爲諸帥細玩此二節注及正義知先王命將原無一定鄭注大司馬軍將作兩法解之一是六官之長一是鄉遂大夫取其德任者而已此最爲精妙薛氏不明此義遂謂六軍之將專用六鄉大夫非也世固有長于治民短於克敵者安得鄉大夫皆全材耶至正義以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誣三公爲將東征之事變也非常也豈得爲定制又以緜幹有與以作六師爲諸侯世子爲軍將皆近穿鑿今亦不取

黃氏度曰遂之爵秩陣于鄉一等耳鄉有遂其爵秩亦當有高下及在軍皆升之使與鄉之長而爵中

其意可見

李氏嘉會曰先王兵制自五人以上必用命士一人爲之長至二千五百人則用中大夫故一軍之間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士大夫如此之多故各自愛不致冒昧邀功以自傷所以古者兵敗止曰喪績不至甚斬首也

蕙田案以上軍將

葉氏時曰六軍人自為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為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為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歟

芝田案此條附論軍糧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輛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皆百夫長所統司馬法車有七十二人計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言云凡二萬一千人故云舉全數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實雖在吳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遷偏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與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

禮記坊記正義諸侯出賦之時雖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為伍伍之屬故左傳云鄉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春秋成公元年正義邦國所出一車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等大致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

一卒卒偏之兩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五兩之兵旅師軍也

遂田案以上三說附論調發臨敵不同制

周禮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惟田與追胥竭作（注鄭司農云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致此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剝致甿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羨卒其餘皆為羨卒故也）

程氏曰竭作如惟為社事皆出里供為社田國人畢作卑畢皆盡互言之也

陳氏禮書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剝致民上地中地下地起徒後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剝致民上地中地下地皆以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

遂田而竭作即禮記所謂惟為社田單出里供為社田國人畢作卑畢皆盡互言之也

出里也陳祥道謂田獵人所同欲其說似陋

王應電謂田獵而祭人各致其報本之心是矣而未盡也徒役必留羨卒者重民力慎居守也田而竭作者農隙講武既無嫌於擾民練習戎備實有國之大計也

又案以上論田與追胥非羨卒盡發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注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卒自公言之故疏左氏成公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

陳氏禮書羨卒亦謂之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

蔡氏德晉曰餘子羨卒也致餘子先王必不得已為之故雖盡室以行而民不怨也

蕙田案鄭司農以餘子爲即羨卒陳氏鄭氏王氏應電蔡氏德晉說並同案經既云田與追胥竭作而其下又云大故致餘子不與上文複疊耶則餘子非羨卒可知康成謂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疏云大故當宿衛王宮又案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可証餘子爲卿大夫子非羨卒也蓋羨卒所以備居守及更休之用若其興師越境而羨卒皆發空國而往居卒僅存老弱民何以堪牧野之師紂七十萬通圻皆發晉作州兵亦盡用之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卒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至于隋閱丁口唐括逃戶皆汲汲焉惟恐其民之不盡爲用此悉後世之事非先王之政也餘子宜從康成非羨卒盡發

詩大雅公劉其車三單

蕙田案此條詳見諸侯軍制門禮書援以証致餘子爲羨卒爲起羨卒考鄭箋謂大國三軍以餘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玩此知詩特舉其軍賦實數非羨卒盡發

小雅采芑其車三千（箋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疏王承亂羨卒盡起）

蕙田案一車士徒七十五人千乘當用七萬五千人則爲六軍采芑其車三千鄭以爲羨卒盡起孔正義六鄉羨卒盡起得二千五百乘案畿內六鄉地居四同萬有二千五百家

爲鄉依小司徒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
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一爲正卒餘爲羨卒通
而率之家二人半若令盡起一鄉得三萬一
千五百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計千
乘爲七萬五千人則十八萬七千五百人可
得二千五百乘此頴達之說也但屢里九等
田亦在六鄉之內孔未算及未爲定數今以
載師注考之六鄉四同方二百里則三十六
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存二十四萬夫六鄉七
萬五千家受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屢
里九等田九者各爲萬家通受一夫實二家
受一夫之地定受田十二萬家若以一家二
人半通率之則有三十萬人弟據康成以遂

人溝洫之法與匠人井田之法二法判然不
同鄉遂溝洫稠多較之都鄙幾十數倍則鄉
遂治溝洫之夫自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及
注疏並無此文未可臆斷則六鄉實受地者
雖可定之以十二萬夫而其出賦者尚未可
定也要之必不能給三千乘益三千乘則十
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矣斷非六鄉之所能
供也正義以爲家二人半特舉其大率耳人
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內不必常有千乘或
出六遂足之或出於公邑愚謂周禮田與追
胥李氏景齊以爲田乃暫時事則不惡其爲
盡征也即追捕盜賊亦不過逐出之耳若遠
行征伐決無空國而往之理賈公彥原有鄉

不足取遂遂不足取采地又不足徵邦國之
說亦決無必待六鄉盡起尚不足而始徵外
兵之事若然則六鄉疲憊已極而邦國永無
徵發時矣采芑之三千安知非鄉遂都鄙之
正卒或徵邦國之兵鄭氏羨卒盡發之說未
可信

觀承案其車三千詩人之筆或大言之以鋪
張兵威之盛耳必欲核其實則天子十二軍
出於六鄉六遂者乃田賦出兵之常法止以
守衛王畿而備巡守田獵之事至于出師自
當合調邦國都鄙之兵以足之況畿方千里
出車萬乘今三千之車亦只用其十之三耳
如鄭氏羨卒盡發之說是天子直將空國授

之方叔而行矣以此解詩固矣

王氏應電曰舊謂五家為比故五人為兩居
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此說是矣而非數實之旨也夫苟
定于此即為伍則征行而用衆何以居守豈百里之內曠然無人耶愚嘗詳考
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一伍之人亦于五十家內
而取之十家而取一人也故比閭族黨州鄉者教訓其居民之法有家則在所
教者也伍兩卒旅師軍者部署其勇力之法凡有材藝者又自會而用之也庠
序師田各自為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乎此閭而不泥于此閭實並
行而不悖故以此閭中之民而簡閱之為伍兩則可謂此閭之民與其長即伍
兩之兵與將
豈其然乎

蕙田案王明齋疑比閭族黨州鄉為伍兩卒
旅師軍則征行用衆百里之內曠然無人何
以居守因翻論謂此閭者教訓其居民之法
伍兩者部署其勇力之法所謂伍兩特臨時
簡閱十家而取一人耳不知征行之時羨卒
固在居守何患無人先王寓兵於農若臨時
簡閱則仍後世苟且之計豈其然乎明齋亦

惑于羨卒盡起之言耳不知古無此法也

賈公彥小司徒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

春秋孔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

章氏俊卿曰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而行也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荊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于經可考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

春秋深譏焉

陳氏傅良曰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案詩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又漸漸之石薄言東勞西遨而有不遑朝處之嘆吏以周官司馬法參考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日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然則畿兵不逮征故劉文公平卯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率王賦至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而揚之水始刺之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之兵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王師自出惟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譏焉至戰國時報王伐秦尚從銳師以此知畿兵不用

陳氏禮書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于諸侯不止則諸侯闔境出焉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于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率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王之大事諸侯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王所忿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蕙田案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合鄉遂可制十二軍而僅制六軍蓋以遂爲鄉之副倅鄉不足斯取諸遂其寬民力一也民之可任者雖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

之別然每家惟取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
卒以備更休其寬民力二也六鄉以三劑致
甿而六遂縣以下劑爲率則正羨之外雖有
任而并不用爲羨者更多矣其寬民力三也
以此知古無盡發之事

又案六軍統于大司馬而大司馬九伐之法
明載夏官章俊卿陳傅良陳祥道謂內兵全
不出者非也然如賈公彥孔穎達所云鄉不
足取遂以遞及於邦國云云者若專指正卒
而言則可倘泥康成羨卒盡起一言空其國
不足乃他有徵發是先虛其內以實其外百
里之內何以居守誠有如陳用之王明齋所
疑矣

蕙田案以上徵發

右出軍之制下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四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參校
今予奈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軍禮三

軍制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注鄭司農云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小國又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疏此大國次國小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亦同則上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大國次國小國春秋正文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公問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蓋指此爲大國次國也）

春秋襄公十四年左傳疏夏官大國三軍云云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惟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

小故伯國之軍不得悉同於侯

蕙田案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康成雖以爲殷制亦兼夏及引周禮釋之然則大國者專指公而言春秋正義以公侯皆爲大國與賈疏二說不同宜從賈說惟曾侯爵而得有千乘與他國異

觀承案因地出車因車成軍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武成分土惟三之舊制也則以公侯爲大國而出三軍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而出二軍一軍者爲宜若只以公爲大國則周制惟有虞虢及宋爲公爵而齊魯晉衛皆止侯爵皆不得爲大國是侯國之得備三軍者絶少矣豈其然乎

春秋襄公十一年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注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

蕙田案穀梁傳與周禮不合范甯駁之極是

陳氏禮書穀梁傳云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助云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以示稱其制與周禮不合是臆說耳

蕙田案大國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凡二萬五千人車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此皆邦國常征之所用其畸零不滿一乘者

蓋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古有徒兵不盡爲車抑或以鄉之所出與境內所出通融配合如孔氏所云元科之兵不必定屬本車者耶考之說文軍從車從包是知軍以車成當以後說爲正

春秋襄公十四年左氏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薛氏衡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算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

陳氏禮書記曰制國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則五百乘而已蓋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

蕙田案此條剖晰邦國常征盡發二法極爲明了知此則包咸之妄可破魯頌兩言之疑亦可決矣

唐氏仲友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孟子頒祿之制不合以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強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于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鄉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大者二十四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蕪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鄉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它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于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第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于何給之尚未足食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于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攷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

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七十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之國也自軍言之則方千里者為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為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為一遂合為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為兵車七百五十乘軍賦合六百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為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遂合為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于男侯上同于公是謂分土唯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不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鼈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于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于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于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之也于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于諸侯男言百里者獨指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織毫牴牾哉且先王之于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損益乎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賜履焉于衛有封畛土略焉于韓侯有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益相表裏矣

蕙田案唐氏以百里不足為公侯之封其說甚確其餘皆以意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為兵六萬與井牧不合其謬一也載師九等田去其二存其七以畿內為邦國之制其謬二也天子遠郊百里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出焉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計軍二軍一軍二萬五千人計三百三十三乘五百乘二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一百六餘二十五人二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然則百里者天子六軍之所出而以為大國三軍之所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共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為郊次國七十里

爲郊小國五十里爲郊與鄭釋聘禮全不合
其謬五也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
子遠郊百里之內六軍千乘注有確據今改
爲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九百乘
何所據乎其謬六也

詩大雅公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疏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于邰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滿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皆命卿其法與周同也于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于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千二十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萬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一千二百五十人爲軍少七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討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

葸田案大國地方百里見於王制康成因其與周制不合解爲夏殷之制此亦臆說於經初無明證孔穎達依此因謂周大國三軍出於三鄉夏殷大國三軍出於一國但出賦之法重於近輕於遠三代宜皆同此如孔言則是夏殷之賦比周獨重也況大國不過百里但用二而當一算之竟無三分去一於法尤屬不合又其中或有應以六家受十三夫者或有應除去三十六存六十四者其治洫治澮亦當除去穎達之說殊不能通竊以夏殷

之大國其地百里其賦三軍二者必有一謬必欲從鄭則未免強為之說矣

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 箋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也若如周禮夏官序則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是亦以此為六軍之意也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于此獨設異端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蕙田案師軍固屬通稱但是時文王未嘗為天子未必有六軍固不得稱六師然六師一萬五千人解之頼達之辨亦覈特未會鄭意耳

觀承案文王未嘗有六軍固不得稱六師然文王未嘗為天子先不得稱周王矣此蓋追王後頌美之詩故不妨稱王稱六師耳詩乃咏歌之文非記事之史其間典禮固非脱空妄語然亦有鋪張揚厲之處自是行文活法必欲字字疏鑿句句實填則觸處成礙者多矣即如六師若執定師字解之二千五百人為師六師亦只有一萬五千人是一軍之外只餘二千五百人且不滿二軍之數其衆亦甚單弱矣詩人何用艷稱之耶

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疏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也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云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于郊故以郊言之）

陳氏禮書鄭氏釋聘禮謂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則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鄭氏鍔曰鄉遂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大宗伯乃頒祀于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

春秋成公元年疏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

春秋莊公十六年左氏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注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疏桓八年傳稱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乃滅翼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乃并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并晉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自桓叔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蕙田案此雖一軍未必只有萬二千五百人也

閔公元年左氏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注晉本一軍）

襄公十四年左氏傳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注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使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疏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法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元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惟公與侯伯雖與侯同命地爲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成則不得也）

蕙田案以上三條皆春秋邦國之軍近於周禮者故列于此

漢書刑法志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

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
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故四井為邑四邑為邱
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
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師古曰稅者田
斂財也鄭氏曰
甲士在車上也租也賦者謂發

蕙田案成與甸一法也成通泊洫甸據出賦
故並舉之然此一段本係班氏撮敘古者軍
賦之大要今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為邦國
郊外之制偏舉一端言之者古者軍賦雖鄉
遂家一人都鄙或四家或六家一人邦國國
中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不同其臨陣
對敵皆一車七十五人而七家一人之制與

論語道千乘之國注馬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
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
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
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井為乘
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疏千成地方三
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
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
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
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
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
方百里者為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
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
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
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
地方百里千乘之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
故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也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
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包云千乘百里之國者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每十井
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十里者百為一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
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
故曰適千乘也馬依周禮大司徒文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依
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
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

賈氏公彥曰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天子畿內邦國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陳氏禮書曰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于魯太公封于齊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論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又曰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公侯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

何氏楷曰包氏注論語直謂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夫魯成公作邱甲而春秋譏之邱者十六井也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且不可今乃使十井出一乘其虐又過於成公矣而謂古有此制乎

葸田案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為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急於捄事者七十萬家益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為乘百里之國應千乘

也何元子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
虐又過於成公之邱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
猶有惑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說參錯
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
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
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
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今考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
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
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
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
三等同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
足而儉於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
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
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
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
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
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
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馬融以爲千
乘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又云惟公侯之
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數語
最可玩味蓋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
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

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云大國亦不是過
史記云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
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故封周公于曲阜
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過革車
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禄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趙岐
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此以夏制爲周制
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之
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
戰國爭雄壞地廣衰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
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
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此説

得之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
百里已九有奇矣尚得以爲百里乎左傳襄
二十五年鄭子産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
侵小子産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
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
此亦救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也至於先儒欲
合異爲同説愈多而愈舛一則陳君舉説謂
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
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
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
徑只二十五里自奇其説與王制合朱子辨
之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
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

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君舉說如何可通此其言非也一則陳用之說以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則兼所統之附庸然方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豈公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百里者十六豈侯之正封僅得方百里則附庸反得二十四乎方四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十有五乎推之伯子男皆不能通此其言亦非也今說千乘一以馬鄭及朱子之說皆不取

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賦也

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禮記坊記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非出兵車一乘計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國之賦千乘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國之賦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討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減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

詩魯頌閟宮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軍大國之賦千乘疏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國之賦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討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減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

公徒三萬貝胄朱綅斿（徒增增（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疏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荅臨碩云魯頌公徒言

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為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為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荅臨碩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明已前無三軍祇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于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以三軍解之其實于時唯二軍耳

周禮大司馬正義大國三軍上公為大國魯是侯爵而頌云公徒三萬注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三萬舉成數也然當僖公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二年作三軍則前無三軍矣作詩之人舉盛時而言若然魯公伯禽之時則三軍魯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明大侯之時有三軍矣鄭荅林碩為二萬大數者以實言之也

何氏楷曰千乘之制鮮有能明之者先儒皆據漢書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節

井車千乘然王制孟子皆言大國百里何從有三百一十六里及考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左益不合因再四尋繹更以詩公車千乘之制求之然後知周禮之果不謬而諸儒凡解千乘曾未拈出者何也案大司徒職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四之一鄭貴謂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即足其國俗喪紀及畜積之用以半為餘貢入天子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留自用以一分為餘貢入天子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留四分之三亦以一分為餘貢入天子大國貢重止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據此說則所謂其食者謂王食其土之入耳今即依此法以諸侯之地推算計封疆方四百里為田當十六萬井除山林園圃城郭溝塗之類大率三分去一實當存十萬六千井又三分之而貢其一于王尚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一百零五井則留供本國之用者也以邱甸法合之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由此積之則六百四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六萬四千井即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餘井尚當出車三十餘乘而經傳但以千乘之國為言者舉成數耳司馬法漢書求其說而不得于是增同十為封一條以求合于千乘之數而其實無此制也

蕙田案何氏以方四百里者推算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之法恰得千乘自謂翔獲不知邱甸之制本有二法有甸出車一乘據六十

四井實出稅者而言有成出車一乘旁通加一里治溝洫者而言何氏忘却旁加之成但以甸算何立說之未詳也至於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指貢入天子而言與軍賦本不相涉强爲牽合亦不可從

戴氏震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蓋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爾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杜預注春秋作邱甲謂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說引周禮而以漢刑法志雜之刑法志亦本司馬法然司馬法與周禮有合有不合其合者方可據不合者不可執以定周禮也康成據司馬法甸出車一乘每車士卒共七十五人之說謂千乘闔境所出五百乘常征所用計應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故言三萬其說非是

蕙田案司馬法文引之者非一其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小司徒注所引小雅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曰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則服虔左傳注所引見于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爲通爲成云云通治溝洫者而言爲邱爲甸云云據實出稅者而言兩者互相明實即一法無可疑獨一車三十人一車七十五人二者不同鄭注論語

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但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不引邱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則小司徒正義云鄭注論語是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内有異故也是司馬法本有二法賈氏之言甚明觀鄭於論語注服杜於春秋左氏傳所言皆邦國事同引七十五人説獨於小司徒畿内事則引三十人説足知賈説之精矣今魯頌正邦國事戴氏以都鄙事説之非也又古者每車士徒共七十五人此定法也孔穎達於書牧誓正義禮記坊記正義春秋成公元年正義皆謂徵課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不必還屬本車如此則雖七十五人恰與軍法相合亦不必符原科之兵若三十人之法自屬元科非軍法明矣至武王所用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此孟子文戴氏据之謂一車甲士十人書序又作三百人孔傳謂虎賁即係甲士亦即百夫長穎達疏之又謂一車士徒共百人而甲士惟一人皆非也革車之外又有虎賁二者本不相涉耳至公子無虧所帥杜氏明云車甲之賦異於常當日衛爲狄滅戴公廬曹使人職守非尋常征戰事可比以之爲証更未足據

漢書刑法志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蕙田案以上邦國境内之軍

何氏休公羊傳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

公羊傳疏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王宮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亦但二軍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知古但有司徒司空典事者詩云乃召司徒乃召司空

不見司馬故知司馬事省總監而已然則司徒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空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馬卿一人其大夫一人所謂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矣

王氏與之曰王制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一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經文作二卿皆命於君者注以爲誤蓋欲爲將者皆出於天子所命之卿以見兵制雖備於邦國兵權不屬於私人此聖人統御諸侯防患之深意

薛氏衡曰晉悼公時魏絳爲司馬張老爲侯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養士以爲軍將皆命卿猶有先王之遺意

雜說軍制有隆殺而軍帥無隆殺軍制有隆殺所以

明分軍帥無隆殺所以愛民故雖一軍亦以命卿主之重民也春秋于將卑師衆者則譏焉聖人不忍以卒與敵也如是夫

蕙田案以上邦國軍將

禮記坊記家富不過百乘疏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惟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惟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大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為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惟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復得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一成其稅三百云此齊下大夫之制則似公侯伯之制下大夫惟三百家鄭注論語伯氏駢邑三百云此齊下大夫之制則似公侯伯之制下大夫惟三百家者但春秋時齊強臣多故伯氏惟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為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之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則得十里之成

孟子百乘之家注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

漢書刑法志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馬四百匹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

蕙田案以上邦國卿大夫家軍制

右邦國軍制

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邱甲杜注周禮四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令魯使邱出之疏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云戎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之地域鄭所引士十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邱出甸賦乃四倍于常也

左氏傳為齊難故作邱甲注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邱甲疏左氏經傳並言作邱甲耳重斂之事傳無明文而知為邱作甸甲者以傳云為齊難故作邱甲以慮有齊難而多作甲兵知倍作之也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為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齊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儻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

顏師古漢書注邱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邱出甸賦違常制也

李氏景齊曰成公作邱甲春秋譏之蓋常賦于一甸而魯於一邱爲之則軍賦極重耳

杜氏佑曰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奢泰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稅及成公謀伐齊元年作邱甲邱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一邱而出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陳氏禮書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禮記爲社邱乘粢盛是也以乘爲甸衛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通治溝洫言之其實一也今作邱甲者即邱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也穀梁以爲甲非人人之所能爲杜預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鄭氏伯謙曰宣公初稅畝故是於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而行什一之稅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

作邱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蕙田案杜佑通典謂邱甲者邱出甲士一人既出甲士即有步卒二十四人從之是實出二十五人爲一乘之數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也四邱爲甸則百人爲兵矣如杜預說一甸增加二十五人也如杜佑說一甸增加二十五人也凡三甸而加一乘就諸說中二說皆爲近理今亦未有以定二說之去取陳氏祥道鄭氏伯謙及近時吳氏鼒皆從杜佑

吳氏鼒曰一甸六十四井四旁各加一里則爲百井內去山川林麓三十六井實出賦者六十四井八家同井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是七家共出賦一兵其云甲何也五伍爲一甲以一甲統之凡三甲而成一乘不云甲以統卒而爲車馬器械之總持故不曰乘而曰甲也作邱甲者繫甲于邱作一甲也以甸賦則一邱所出祇十八人耳設甸賦而以邱賦則一甸之中百人爲兵矣五百一十二家而出百人是五家而賦一兵非古也

蕙田案吳氏改山陵林麓爲山川林麓又即以此當鄭氏治溝洫之數不知山陵林麓三分去一乃據其大略而言若細推之則當以百井之內除去三十六井存六十四井方合但因此數與鄭氏出稅治溝洫之數相符故後人每誤認故鄭氏於一成內除治洫定出稅云云者本係已經除去山陵林麓然後爲此法今又欲于此中再除山陵等而治洫之夫反不計及則疏矣又古人言稅賦皆不除公田益公田即賦也除之而計其賦即加賦矣吳氏五百一十二家云云亦非也又改周禮五伍爲兩爲五伍爲甲邱出二十五人甸

出百人此說出于通典今姑存于此又以甸賦則一邱出十八人又十之七強吳氏云十八人舉其略耳

觀承案四邱出甲者專据甲士三人而言尚有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而成一車也益一邱不能獨出一甲合四邱爲甸始能共出三甲耳如杜預說使一邱巴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兵車一乘則四邱爲甸可得甲士十二人步卒二百八十八人有兵車四乘矣雖加賦亦必借端漸增豈能頓加數倍一甸而忽出四甸之賦即民力亦何以堪惟杜君卿之說稍爲近理可信益四邱而出三甲者今使一邱而出一甲則四邱爲甸而得四甲是一車之外而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四人合三甸而多一車可以增一乘矣此爲巧取於民之術三分而增一分大變舊時車賦之常制也春秋書口作邱甲所以譏之如此解則邱甲二字亦有著落耳

公羊傳作邱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邱使也（注甲鎧也譏始使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穀梁傳

作爲也邱爲甲也邱甲國之事也邱作甲非正也邱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邱作甲非正也（注邱十六井使一邱之民皆作甲）

蕙田案作邱甲一事杜氏注與公羊穀梁異然細考之似當從杜氏益左傳雖無明文而

既爲備難自必益兵若從公穀徒然益甲而
不益兵非備難意且所謂人人作甲者其說
亦太迂謬必無此事當日魯君臣雖愚使甲
高於邱山而國不加賦豈不可笑耶顏師古
說與杜氏同

襄公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杜注增立中軍疏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
軍今增立中軍也
左氏傳季武子將作三軍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
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疏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子
中軍也
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萬則億公復古亦制三軍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為二軍
萬則億公復古亦制三軍書之于經從前若減一軍亦應書
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于經從前若減一軍亦應書
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自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權專擅改作
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强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何則億公復古
始有三萬則以前無三萬矣億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億公之時
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
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
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令為三軍則異于是矣以魯國偪
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令為三軍則異于是矣以魯國偪
境之民屬公者豈惟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

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注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注政者霸國之政令魯大國三軍魯武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閟詛諸五父之
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
注三分國之民以為三軍各有其一又各自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
無征不入者倍征注使軍乘之人率其役邑以入季氏者無令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民辟倍征
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
氏使盡爲臣注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注制事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三家盟詛之本言疏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
傳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注昭五年
取二分孟氏取一分盡分國民以為十二三家得其七公得其五也穀梁
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耳魯為次
國于此為明釋由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而云次國者據春秋時言之也

蕙田案穀梁說軍制與大司馬文相違范甯
辨已見前其說作三軍爲增置中軍亦與左

氏杜預合

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為軍置三卿官也）（疏公羊以為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為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書而譏之隱五年注諸侯一師又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為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為軍置三卿官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此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下卿足以為治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

蕙田案公羊傳及注疏論諸侯軍將則是其說已采于前其論襄公立中軍之官則非也如此則所謂作三軍者將謂不過增置司馬以下之一大夫耶軍不增而增將義何所取將謂增置一官即當增置一軍耶地不加闢而忽添一軍亦何自而出也且此事原為三家欲專公室之民人而作之益通合境之民擅加分析左氏有明文杜注及疏更為精確今反謂襄公之意多設大夫官踰王制與左氏大相矛盾不可從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傳舍中軍罷公室也（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疏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是罷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國民不復屬公公室彌益甲矣作三軍甲公室之漸舍中軍甲公室之極初作云作三軍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總皆毀破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總皆毀破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者此則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惟云舍中軍也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為軍名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注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注初作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無所入於公叔孫氏以父兄歸公孟氏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注季氏簡擇取）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及其舍之也

二分二子各一則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奚已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

蒐田案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周禮定制魯初封為大國後削弱降為次國則其國本可以為三軍可以為二軍故康成于魯頌亦用二法解之至于作三軍者乃三家欲專公室之民故為此制通一國之民分為三耳與大司馬三軍無涉說見正義然當作三軍時公猶有民也至舍中軍則民皆屬三家公無民矣其與周禮二軍有何闕涉而穀梁反以為復正以權臣擅國之事指為復古反正之功何其愚乎

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注善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

過二師解言三卿因以為難五亦有中若言作中軍嫌足五之中若實而言之正是作中軍故至舍時云中軍矣

疏十一年益司馬之職更令將軍正是作中軍而不言中者正以

蒐田案以舍中軍為復周禮二軍之制最謬辨已見前牽入官制尤無謂

陳氏禮書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魯于周為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語云季武子為三軍益嘗變于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國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魯衰昭皆如楚由此觀之魯于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為不服則其國次國而已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及舍中軍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

蒐田案陳氏之說未是辨見前

昭公八年秋蒐于紅杜注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左氏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注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胡氏安國曰公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故大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益竭

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比蒲十一年于昌閒二十二年又于比蒲者再定公十三年十四年獨異於它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强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分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恣變邱粟之制民無餘力矣

哀公十二年左氏傳季孫欲以田賦（注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疏司馬法四邱為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為革車一乘今用田賦貢逮以為欲令一井之間出一邱之稅并別出馬一匹牛三頭如此則一邱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于常一十六倍杜以如此則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為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是倍于常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邱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丌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注邱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疏）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穀梁傳）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注古者九夫為井十六井為邱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共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疏井方一里九夫邑方二里四井為邱四邱為甸甸方四里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甸方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軍賦之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人今用田賦非正也）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注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為官田十畝是為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平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疏凡受農田皆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但由公田私田皆公家所授故總曰公田什一則以田之什一及家財而出馬牛之賦是其正也魯用田與財各出賦非正也周禮七人六人五人三等范惟言五口之家受田百畝其實六人七人亦受田百畝與周禮不異也為官田十畝者漢書食貨志井田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得二畝半凡家受田一百十二畝半也公田十一者舉其全數據出稅言之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夏后計其五十畝而貢五畝于公殷人計其七十畝而助七畝于公周人盡計一百一十畝而稅為天下通法范說

不與先儒同先儒皆云什一者什中稅一耳

惠田案用田賦一條當以杜氏之說爲正賈達所云欲令井出邱稅此必無之事不必辨范甯解穀梁謂別其田及家財各出賦與杜氏合其說是也至云周時一家受田一百一十二畝半夏后氏計其五十畝貢五畝于公殷人計其七十畝助七畝于公周人盡計百一十畝徹十畝于公如此則是貢助爲什中稅一而徹爲十外稅一合之爲二十一而取其二非通爲什一之義也與康成之說不合不可從其辨已詳見前

公羊傳用田賦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者敛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敛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穀梁語正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賦法焉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不乘翁正來不是過也彼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又凡言田者指墾土之處言井者但是方里之名若言用井賦則嫌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爲公侯方百里案諸典籍每有千乘之意若不十井爲一乘則不合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者義亦通于此

惠田案公羊傳於用田賦但加一始字本無明文何休忽改爲口率出錢之事無據依恐非是至其所云十井不過一乘其說與包咸同尤謬其辨已詳見前矣且衍沃之地九夫爲井則井之名所以異于宮室塗巷等類者正以其盡爲田也今反云城郭里巷亦有井而疏申其義云凡言田者指墾土之處言井者但是方里之名其謬甚矣又因此而推知本用井賦嫌悉賦之故言田賦尤爲迂曲

又案以上魯變軍制

管子中匡篇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國奈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伍鄙奈何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

文獻通考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傳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士鄉十五（韋昭謂此事軍士也士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云五鄙是也）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爲軌軌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征所謂寄政）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云小戎俊收）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師帥之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隸公）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承令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垂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共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令齊車一乘五十人萬人爲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萬人吳子云齊桓募士五萬人未詳）如鄉之法制五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

十邑爲卒卒有卒師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焉正五正長也各使治一屬焉牧五屬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聽鄉帥之治自邑積至於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斥地甚大非齊舊制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依周變從輕便當時地廣參用王畿之制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又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紀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於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于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耶若夫筑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國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買繩如畫棋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邱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于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于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概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右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于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百人為行百行為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讙晉師大駭卒于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周禮小司徒正義管子作內政寄軍令謂在鄉五家為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在軍五人為伍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一閭在軍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師在家為黨正在軍為旅師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帥在鄉為大夫在軍為軍將是管子與周禮

同制

蕙田案以上齊變軍制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左氏傳晉軍七百乘韅靷鞅靽（注五千五百人）

成公二年左氏傳臧宣叔如晉乞師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注七百乘五萬二千八百乘六萬人）

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邱邾人莒人懼于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寡人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注四千乘三十萬人疏計四十士卒成二十四軍時晉國惟立三仲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皆上一萬二千五百人千）

蕙田案侯國出兵之多未有過於此者合諸侯為好會而出兵之數較宣王之伐玁狁又增千乘焉其僭也甚矣其下傳云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益合境皆起霍政之尤也

文獻通考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莊十六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僖十五年惠公獲晉呂甥言於衆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僖公二十七年）邵穀將中軍邵溱佐之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為尊三軍則中軍為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萬二千五百人）案楚蒐

故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通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狄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為六軍案吳子晉文公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意即三行清原之蒐遂作五軍三十二年益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為上下新軍襄公九年三軍之制景公邲之戰成二年三軍增置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鞏之戰成十六年郤克請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鞏之功上中下各增新軍成三軍韓厥趙括韓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僭更王度若此厲公鄢陵之戰罷新上軍十六年悼公初尚四軍襄公八年楚伐鄭子展曰四軍無闕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陳氏禮書春秋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呂氏祖謙曰嘗聞周室軍旅之制乎一軍之制為人萬二千五百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僅足以制三軍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小國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亦窘于無人而不得騁矣王者于諸侯典禮陵節所當問也宮室改度所當問也樂舞踰數所當問也獨軍旅之制有所不必問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強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

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晉之所以能僭六軍者適當
周室失政之時南吞北噬以斥大其國增地必增人
增人必增軍野曠則風勁川漲則舟高國大則兵衆
矣夫何疑耶既容其兼并而又責其軍制之僭是猶
多與之財而責其奢多縱之酒而責之醉也
何氏楷曰三代以前爵有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
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制力弱易使
也周公始斥大土寓廣其封公侯五百里伯三百里
子男百里然其時猶以為五百乘三鄉所出千乘合
境所出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
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
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遂啟疆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
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

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

蕙田案王國邦國皆外內有異別為二法邦
國國中亦家出一人郊遂之外則甸出一乘
詳見曾頌正義其後春秋時諸侯有軍至五
者車至四千者何也一則兼併小弱一則以
討地出兵之法概施之於境內故耳

又案管子內政賈公彥謂其與周禮同制蓋
家出一人行之三鄉原無不可非異於周禮
也惟桓公曰言五千乘則奢僭甚矣

又案以上晉變軍制

春秋昭公四年左氏傳鄭子產作邱賦（注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四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疏服虔以為子產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邱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為貪故謗之案春秋之世兵革數興鄭在晉楚之間尤當其劇正當重于古不應廢古法也若往前不修此法豈得全無賦乎故杜以為今子產于牛馬之外別賦其田謂賦斂家資使出

牛馬別賦其田使之出粟是一邱出兩邱之稅

蒐田案此鄭變軍制

文獻通考楚自若敖蚡冒蕝路藍縷以啟山林武王始爲軍政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案宣十二年隨子論楚之兵曰荆尸而舉杜預曰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此爲陳法遂以爲名子鎗屬亦楚陳所利大抵陳中有利于長兵者有利于短兵者弓矢利遠是長兵矛是短兵蓋楚參用矛爲陳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杜預注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以益之于時子玉既爲令尹而乃請戰蓋欲增兵耳若敖之六卒乃子玉家兵觀宣公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敢于敵君戰則兵強可知穆王按晉文襄霸之役文元年傳潘崇掌環列之尹杜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又宣十二年傳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注官當同環列之尹以出入共之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楚益强大時則嚴環衛之屬文元年傳潘崇掌環列之尹杜注宮衛都君子王馬之屬所以親衛于王出入于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兩甄之制文十年會于厥貉宋道楚子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杜注孟田獵陳名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蓋期思公復遂一人爲

右司馬當中央則左司馬二人爲兩甄或兩甄猶言兩翼莊王霸强克庸以來文十六年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逮郤之戰宣十二年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於莊王傳莫詳焉三軍以爲正軍傳曰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者蓋正軍也是時孫叔敖爲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爲兼統三軍矣二廣以爲親軍傳載欒武子言楚軍制曰其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司之至于晉內官序當夜鄭氏曰廣平橫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君之親兵案傳楚子分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爲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入嘗在王側內官序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循環衛敵安當掩襲親軍之制詳矣僖二十八年而廣從之子玉時子玉專軍政故分西廣以屬之今郤之戰則二廣皆以侯王迭載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然實則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爲二廣而王則乘左游闕以爲游兵傳使潘黨十乘從唐侯游闕蓋游兵徙來游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爲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敗失由正軍中逐旋分出不係步伍之數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司馬法百人爲卒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則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者人也蓋防正軍有敗則以偏卒易之正卒

有闕則以偏卒補之於陳則分左右二拒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上軍亦猶鄭二拒益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分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為陳名矣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行右轅左追蓐凡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分步卒為前左右三處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旨夾轅者步卒分被左右者軍行時久分之在兩廂挾轅以為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以轅表車正是挾車翼兵以備不虞其應左右者使之追步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卽止之草以為宿備豫定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至于對陳則仆車左右前茅慮無兩雅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為備如今軍行令人逶在軍前斥度候望虞有伏兵使踰行之持以絳及白為幡與軍人為私號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之類是也中權是中軍大將軍逆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權者謂謀之高下輕重皆當後勁以精兵為殿後世勁兵多在前或被擊敗則後無應勁兵之後此最良法百官象物而動物猶類也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蒙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號令而自備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凡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云象物而動謂軍行時當指治兵之法行軍之帛而已尊卑所建各有物類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時當指治兵之法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及晉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丙戌楚重至於邲杜注輜重也楚輜重當後正軍一日益楚軍有法輜重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纔亂正軍亦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益以非太過則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

為得宜也凡此皆軍政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簡謂選擇也杜預汁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滦甲成文被練練袧賈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呂祖謙曰組甲被練皆擇兵之精者被練若今之軟纏之類康王以蒐掩為司馬始井衍沃牧隰皐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襄二十五年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掩書土田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帥左氏傳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至若戍丁則若申息之子弟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于申子王城濮之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社預曰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王而死士兵則若都君子按之則若王馬之屬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成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注在既有士則不調發唯吳楚多有此事急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皆以急調役非常法也其為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楚用舟師自康王始考之經傳吳自成七年吳入州來暨共王卒總侵楚明年敗楚于皐舟之隘自吳利在舟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以備吳強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本深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軍禮四

軍制

文獻通考秦自非子爲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興兵討西戎以救周遂有岐豐之地修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役三帥車三百乘曾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强盛

史記商君列傳秦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

而吳乃滅巢昭王時救蔡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河汭而還竟無成功其後囊瓦伐吳師于豫章而潛師于巢遂敗楚師入郢之後吳太子終纍又敗楚舟師獲其帥蓋楚雖以備吳置舟師而實莫能勝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蕙田案此楚變軍制

右春秋邦國軍制之變

怯於私鬬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皆以戰功相君長
漢書刑法志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觝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唯荀卿非之曰孫吳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故可變而詐也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盤領也髆甲也如淳曰上身一髆甲一踥縷二凡三屬也屬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枚也冑兜鍪也冠冑帶劍者著兜鍪而又帶劍也）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户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如此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阨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陿地小也阨喻固也酷重辱也烈猛威也）劫之以勢隱之以阨（鄭氏曰秦地多險隱其民于監中也）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吏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也）是最爲有數故能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讎蔟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收天下兵聚

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文獻通考始皇并天下分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講武之禮罷爲角觝時壯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先發里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而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十數萬坑于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于兵備廢弛而倚辦于倉卒高祖鑒其弊而于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內外有相制之勢漢法之善者也

萬騶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而勝廣起

惠田案秦得天下其意主於銷兵而不用及盜起而無以應之則又盡發民以爲兵二者皆非也而其原則由於商鞅之廢周禮周之制鄉遂采地邦國調發多寡不同而從無羨卒盡發之事秦自鞅變法尚首功盡驅民以爲兵始皇懲六國之紛爭既銷兵矣三十三年遂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三十五年益發謫徙邊其後治獄不直者嘗有市籍者皆發之民能堪乎夫惟無事無克詰之實故有事有驛騷之累欲不亡不可得矣

右秦兵制

漢書刑法志高祖置京師南北軍之屯

文獻通考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武帝時置期門羽林皆宿衛北屬南軍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

惠田案以上總論南北軍

漢書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

文獻通考武帝增置八校更名中尉爲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屬北軍

後漢書百官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侍郎郎中節從皆羽林中郎將羽林郎皆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王氏應麟漢制考周禮司門注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疏云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故舉漢法況之

漢書刑法志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也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歲時講肄修武備

蕙田案穆天子傳王勤七萃士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七萃連鑣虞子陽詩雲屯七萃士注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聚集有智力者爲王之爪牙白居易云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以拱衛王宮肅嚴徼道然則七萃之設非武帝創爲之也

又案城門校尉七校皆屬北軍

錢文子補漢兵志南軍則衛士是也北軍在未央北爲軍壘垣置中壘校尉則常屯矣

輒罷武帝時有諸校尉以一校守之有事屯兵其中事已

唐六典右今諸衛也北軍若今左右羽林也

易氏曰漢之兵制莫詳于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

王海秦之軍制內有屯衛外置材官漢南北軍之屯益因秦之屯衛而更其制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軍衛城之兵在城外者爲北軍

蕙田案高后本紀及外戚傳呂后以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産爲相國居南軍又文帝本紀帝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益漢宮城門內爲南軍宮衛屯兵屬焉京城門外爲北軍京輔兵卒隸焉其權爲最重故呂后及文帝皆先置腹心以領二軍

又案此南北軍設官

李氏光地兵制論古者民與兵出於一故天子有六鄉六遂之兵諸侯有三郊三遂之兵此外又有鄙鄙邱甸之兵其實則皆比閭族黨井邑之民而已漢初亦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而已其餘則天下有事乃以虎符發調郡國之兵事已兵休則仍復于其故

故三代漢無養兵之費而財用足三代則又不輕於用兵而民力裕其時有農隙講武追胥竭作之法固無患乎武備之不修也六朝日事戰爭而兵與民亦未嘗二至唐府衛之制雖善然已駸駸乎有兵之名而兵民始二矣於後藩鎮分裂始有長聚不散之兵而天下之費盡於養兵遂自宋至今不能改焉

蕙田案山齋易氏謂漢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有古者井田之遺意馮唐謂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後漢禮儀志

謂罷潰[illegible]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知是時
兵民又[illegible]分也
又案此論南北軍寓兵于農
〔王海〕益寬饒傳衛卒願更留一年是郡國番上于南軍
之制黃霸爲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是三輔番上于北
軍之制南軍猶調于郡國北軍第調于京輔
蕙田案唐李撰謂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
能以北軍安劉氏易氏亦謂南軍以衛宮城
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
於三輔嘗考司馬子長三王世家載公戶滿
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
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姓也益
同姓親也於內爲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
族異姓疏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
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
京師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
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
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
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
之意深矣以上二說深得漢制之妙竊謂漢
制多近古觀南軍調郡國北軍調三輔則知
周禮所謂鄉爲六軍遂爲十二軍雖立法如
此然必非先虛其內以實其外調發之際即
先徵邦國無所不可不得泥采芑之注而謂
周家發兵專恃王畿以內也[illegible]卓後卿山堂考
索云杜佑通典謂漢重兵悉聚京師此非確

論漢南北軍僅盈數萬而京軍不出征有所征伐調發皆郡國之兵爲多此說得之

又案此論南北軍征調

王海南軍北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爲之自武帝增八校胡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又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與衛尉同掌宮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又發中尉卒征西羌而京師之兵始遠調昭宣以後禁旅列屯有警則發雖金城之遠羽林胡越騎亦從中而遣自是之後募外兵以從軍如始元二年募吏民擊益州本始二年選伉健習騎射者從軍而更代之法寖弛

蕙田案此論南北軍之廢

又案以上漢京師之兵

漢書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才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應劭漢官儀高祖令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杜佑通典略同

張氏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

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

錢文子補兵志材官騎士屬郡都尉以歲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爲會都試水處爲樓船令丞尉亦各統其縣守尉不得專也大抵金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東上黨上郡多騎士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多樓船

蕙田案申屠嘉周勃俱以材官起積功得至

將相趙充國亦始爲騎士而霍去病傳騎士
孟已有功至賜爵關內侯其推遷之格如此
文獻通考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
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
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
故俗稱雍營

蕙田案此總論郡國兵及都試之法

漢書高帝本紀十一年秋七月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
巴蜀材官軍霸上
惠帝本紀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
將之
文帝本紀三年五月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五行志文帝三年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
詣高奴擊右賢王後六年春二月發材官隴西景帝
中二年秋匈奴寇邊中尉不害將車騎材官士屯代高
柳
景帝本紀後二年春發車騎材官屯雁門
武帝本紀元光二年六月李息爲材官將軍屯馬邑谷
中六年秋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
韓安國傳漢伏車騎材官三千餘匿馬邑旁谷中
宣帝本紀神爵元年發材官騎士詣金城
趙充國傳神爵元年三月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
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詣金城
補兵志騎士材官樓船其興發量地遠近若宣帝以
沛郡淮陽汝南征西羌罷郡國雖郡守不得擅發其屬縣又郡
王海漢兵散于郡國

國不擅斥騎士趙廣漢傳坐擅斥除騎士

薦田案此郡國兵征調

文獻通考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欵兵如故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惟更賦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侯吏卒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凡徒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壯邊有變則置度遼營明帝時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時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時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時其後盜作緣海稍稍增兵順帝時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西羌傳置屯多矣

薦田案漢郡國之兵如材官等其詳雖不可見大抵無事散遣有事調發武帝之後有選募有罪徒其選募曰勇敢曰奔命曰伉健曰豪吏曰應募其罪徒曰謫民曰惡少曰亡命曰徒曰犯刑曰罪人曰應募罪人至於中興併尉職罷都試材官騎士還復民伍于是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應劭謂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戎心一方有難黔首囂然蓋漢兵制之壞自建武之罷都試材官騎士而專用募士始

又案此郡國兵制之壞

漢書高祖本紀二年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注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漢官儀注民年二十二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年五十六乃免如淳曰）

薫田案五十六通考誤六十五

又案此征發年歲之限

王海漢初調發猶近古高帝發中尉卒止軍霸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止軍長安畿兵猶未遠出也元鼎六年中尉卒擊南越矣神爵元年羽林孤兒胡越騎詣金城矣京師之兵越臨邊境非古也

薫田案此征發道里之限

文獻通考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召兵郡國宜有重謹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薫田案此征發符璽之制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踰時不至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王氏應麟漢制考周禮胥徒注此民給徭役者今衛

十矣疏今衛士亦給徭役故舉漢法況之貢禹傳云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太半寬繇役

又曰周禮鄉大夫其舍者國中貴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注云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鹽鐵論云今寬力役之政二十三所以輔者壯而息老艾也

蕙田案此役法及免役

童氏俊卿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

注如淳曰檄為壯地將軍周亞夫為北地將軍事已則罷京師止南北軍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禄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初時南北軍皆郡國省上無定在之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從始此

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乃子孫見表志

益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初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宅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奔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

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佽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舊制皆自武帝啟之及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益自建武迄于漢衰壯邊之寇鮮甲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如永平中北伐留兵伊吾盧城至肅宗二年罷之之類是也）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

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壯於是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亡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爲陷陳（羌傳任尚募以擊羌）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墻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

誅宦官壯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表紹懲其事故欲籍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閹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董卓以并州牧將兵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爲之光武徒見自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爲患韓延壽以試士潛擬不道誅而翟義之討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之日因勒軍旅誅守長殪令起軍遂羅都試之法

蕙田案此總論漢軍制

右漢軍制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元年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以統城外諸軍十二月戊辰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

職官志左右前後軍案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至晉不改武帝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

文獻通考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人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

右晉軍制

隋書開皇十年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役車歲動未遑休息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朕甚愍之凡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

蕙田案李繁傳載蘇綽初置府兵與此利害優劣不同蓋綽雖創始府兵之制然地狹民寡加以長征不返未得盡行其說及隋平陳乃定其制

右周隋軍制

唐書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曰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自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關中為十二道萬年道參旗軍長安道鼓旗軍富平道元戈軍醴泉道井鉞軍同州道羽林軍華州道騎官軍寧州道折威軍岐州道平道軍豳州道招搖軍西麟州道苑游軍涇州道天紀軍宜州道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驃騎車騎府統之後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

唐會要武德三年置十二衛將軍取威名素重者為之分關內諸府隸焉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二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給

舊府六百三十三

唐書兵志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

蕙田案地理志天下有府共五百六十六計七十五郡關內十九郡有府二百七十三河東十五郡有府百四十一河南河北十郡有府九十二河南六十三河北三十山南十隴右二十九淮南六江南二劍南十嶺南三除關內道餘九道有府二百九十三總而計之止五百六十六參之兵志置府六百三十四之數參差不齊而職官志又云六百三十三恐地理志所載猶有缺遺

方鎮表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

兵志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

杜牧原十六衛曰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百二十八員創宇分部夾峙禁省自今觀之十六衛本原事跡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

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綏有朱紫
童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
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
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襍礪勒耒一時治武騎
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
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
使爲亂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
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
飄暴交捽豈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不能爲叛自
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
此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

蕙田案以上府兵初制

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
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
蕙田案此府兵調發

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
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
以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
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蕙田案此府兵宿衛

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户充兵裁足周事二
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
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
事不克行元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

蕙田案此府兵簡閱

唐會要衛士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王

徭遂漸逃散年月漸久宿衛之數不給開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置折衝府每年一簡點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兵部尚書張說置長從宿衛兵十萬於南衙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號彏騎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改為左右羽林騎

文獻通考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彏騎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十三年始以彏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彏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

蕙田案此府兵始變

唐會要天寶八載五月九日停折衝府上下魚書以無兵可交至末年折衝府但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幙糗糧並廢寶應元年四月十七日畿縣折衝府缺官本縣令攝判

文獻通考自天寶以後彏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

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
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
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
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抜河
翹木扛鐵之戲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蕙田案此府兵再變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
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
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
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
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
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
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
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
蒸尉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
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
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
戍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
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
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
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
惜忘身狥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鄙使府兵之法常存
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
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三
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
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

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之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繒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宜多闢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胡氏寅讀史管見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于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農桑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射御之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于近效不為遠圖惜哉

蕙田案此議復府兵

舊唐書地理志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凡節度使十經略守捉使三）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匹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一十萬（開元以前每年邊用不過二百萬天寶中至于是數）

唐六典凡天下之節度使有八一曰關內朔方二曰河東三曰河北四曰河西五曰隴右六曰劍南七曰嶺南八曰嶺南凡親王總戎則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有大使副大使副使判官

通典每道置使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

唐書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號為

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官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宅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

方鎮

方鎮表起景雲元年止天祐四年收功弭亂雖常倚鎮兵其亡亦以此

李泌傳天寶中天下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百萬疋糧百九十萬斛民始困矣

蕙田案以上唐方鎮之兵

唐書兵志天子禁軍者南北衙諸衛兵是也南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以渭北白渠旁子弟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又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高宗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良家子避征戍者皆納

貲隸軍開元十二年詔羽林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末年禁兵寖耗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復北衙六軍又置衙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左右英武軍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神策軍迎扈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貞元中改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自肅宗以後北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散處甸内皆恃勢凌暴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益肆爲暴吏禁之輒得罪邊兵衣餉不給諸將詭辭請遥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内統于中人矣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以其兵分隸左右神策軍僖宗幸蜀田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譚乃引去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縱火東市帝敕諸王率禁軍扞之帝出幸莎城石門月餘乃還三年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以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誅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

官覺刼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乃還長安悉誅宦官神策左右軍由此廢諸軍皆隸六軍以崔允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名存而已允死全忠兼判六軍十二衛于是天子無一人之衛唐亡

蕙田案此唐禁軍之兵制未有如府兵之善者又案三代以下之兵制未有如府兵之善者也以二府統十二軍以十二軍統天下之十道六百三十四府中外相制上下相維勢如臂指其利一士無失業可以省養兵之費其利二兵有定籍可以省召募之煩其利三無事則散耕有事則聽調三代寓兵于農而府兵則寓農于兵夫寓農于兵是兵農雖分猶不分也其利四調發之時更代番休使天下無長征久戍之兵而民力不困其利五兵興則命將兵罷則將歸使將帥不得有其兵其利六兵不精者罪其折衝甚則罪其刺史責成既專則士皆素鍊其利七兵皆土著安居田畝顧戀宗族人自戰家自守無逃亡轉徙之患其利八府兵之中有番上宿衛者則天下之兵皆天子之兵也故天子無需乎禁兵而長上者不過百騎其利九防邊屯戍不過以備府兵之不及而已故亦不專恃邊兵而屯戍不過軍鎮守捉安得有尾大不掉之患其利十自府兵壞而方鎮盛元宗之西幸德代之播遷所藉以興復者皆方鎮力也能禁方鎮之不強盛而逆命乎方鎮既盛而天子

之所恃以自衛者已無兵矣能不增置禁軍而建立羽林龍武神策神武之紛紛乎是府兵既廢之後方鎮禁軍二者皆有不得不盛之勢而其爲害也亦最大方鎮之盛也甲兵險要財賦人民皆捐以委之而悍帥得挾兵權以劫天子禁軍之盛也藏姦民蓄逋逃無勝兵而存空籍又諸軍皆以宦官主之而中人得挾兵權以制天子僖宗以後方鎮與宦官相爲仇讐天子祖中人則召外釁祖藩鎮則啟內釁于是禍亂之起皆天子當之推其原則皆廢府兵之故也說者謂一壞于張說之立矿騎再壞于魚朝恩之專神策此非探本之論也府兵之法則誠善矣而法必須人以守之訓鍊無法簡閱不精則府兵弊弊故不得不改益府兵耕戰之兵也矿騎召募之兵廢則召募之兵起府兵之壞壞于天寶之怠荒非矿騎之過也

觀承案三代以下軍制以府兵爲善而邊衛之兵則以屯田爲宜乃屯田始於漢而後來尚有行之者府兵成於唐初即壞於唐季遂一往而不可復矣編中推論府兵之十利俱鑿鑿中名實可與趙營平便宜十二策並讀而追原府兵之壞由於天寶之惰荒尤爲篤論焉

右唐軍制

宋史兵志太祖太宗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

列營京畿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於官帑庾充牣得以贍給而備時使其分營於外者則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使廩食于外故聽攜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蕃兵分隷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之政皆樞密院掌之

蕙田案此宋軍制總論

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于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騏驥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軍也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升爲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員以處之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强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代以木梃爲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二年改左右雄捷左右驍武軍並爲驍捷左右備征爲雲騎左右平遠爲廣捷左右懷德爲懷順

（文獻通考）至道初張洎奏曰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孝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知兵甲在外也惟南北軍期門羽林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已祿山犯闕朝廷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扈駕者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聚戰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本固邦彊國之利也

蕙田案張洎之說益指其初制而未見其流弊非篤論也

又案以上宋禁兵

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內總于侍衛司一軍之額有分隷數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數州者在京諸司之額五

隸宣徽院以分給畜牧繕修之役而諸州則各以其事屬焉

太宗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更戍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

皇祐中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三十餘萬安撫使富弼募以爲兵拔其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雖廩以廂兵而得禁兵之用且無驕橫難制之患詔以其騎兵爲教閱騎射威邊步兵爲教閱壯武威勇分置青萊淄徐沂密淮陽七州軍征役同禁軍

陳氏傅良曰世言養兵之費自藝祖增置禁軍始考之則不然案祥符天聖諸部郡額二百二十三總爲本城而已則天下無禁兵也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也是爲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熙寧案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足戰于是教閱之法起教閱之兵因別爲額排立在就糧禁軍下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此不可不辨

文獻通考　熙祐七年宰相韓琦上言祖宗時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虜雖號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一旦邊垂用兵水旱相繼駭而圖之不可及也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踊貴常若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廣而易供設其數多乃得強榦弱枝之勢也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垂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也深而其費也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榷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立爲定額額足罷募關即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數畸零則省併之既見定額則可

以定某路馬步一營以若干人爲額仍請覈開寶至道天禧慶歷中外兵馬之數益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歷之兵乃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掇祖宗以來兵數以聞益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歷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前募兵寖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爲定額

宋史兵志 鄉兵者選自户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周廣順中點秦州稅户充保毅軍宋因之自建隆四年分命使臣往關西道令調發鄉兵赴慶州咸平四年令陝西係稅人户家出一丁號曰保毅官給糧賜使之分番戍守五年陝西緣邊丁壯充保毅者至六萬八千七百七十五人時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强壯河北有忠順强人陝西有保毅砦戶强人强人弓手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兵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洞壯丁土丁廣南東西有壯丁

慶歷二年籍河北强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十之七爲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揀籍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

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效而或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陣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況河北河東皆邊州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練簡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刺弓手爲保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湟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天子納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於是三路鄉兵惟義勇爲最盛

宋史紀事本末熙寧中王安石行保甲法聯比其民以相保任十家爲一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平

曰捕盜賊肄武事有事以爲民兵元豐八年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即鄉村之民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五日一教是三路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城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一旦猷之民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者舊嘆息以爲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農民之勞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大半服田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若使之與敵人相遇鳴鏑始交奔北潰敗可以前料也豈不誤國事乎

葛田案以上宋鄉兵

宋史兵志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麟府其大首領爲都軍主百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

葛田案此宋蕃兵

揀選之制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非材勇絕群不以應餘皆

自下選補

蕙田案此論揀選遷補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之兵以衛良民召募之兵是也收天下獷悍之兵以衛良民召募代之兵與府衛是也初募時度人材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爲贏面賜以緡錢衣屨而隸諸軍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以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伍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平居食俸廩備征防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鬭弱者給漕輓

范氏鎮曰河北連歲招兵皆是坊市無賴子弟及隴畝力田之人謂為軍營子弟求剌為軍況田甚曠民甚稀賦斂甚重國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議者曰以為契丹備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為寇者金繒之利厚也就使棄利為害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焉用而預蓄養之以困民況契丹貪利而不敢動大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于民則民猶民猶則田闢田闢則賦

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而養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而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為出況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無經乎請罷今招兵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真宗每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約取中道三為輕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為率以七分養兵官給郊廟宮省諸費三分以備水旱緩急非常為之十年僅可以言治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

其憂不在契丹也

歐陽氏修原弊論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于無事而飽于衣食其勢不驕惰令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能戰鬭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懦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皆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耶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

司馬光論剌義勇曰祖宗平諸鎮一天下豈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反諸將覆師者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不免為姑息之計當是

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雖又兵出民間者多與古同而實異也蓋州縣承朝廷虛數也閱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者多與古同而實異也蓋州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閱教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嘆美以為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聞寇敵則兎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則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況陝西未刺之民乎

馬氏端臨曰古之兵皆出于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為募兵夫兵既盡出於召募于是兵與民始為二矣兵與民為二于是兵之多寡不關于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于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繁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誅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于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于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于將將擅于兵卒伍所推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金人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于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勳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金人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己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江沱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三漢口賈似道之于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于是買降劾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強悍而不為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膺自屠其腸以至于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癡癖之人恣其匊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膠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于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為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于倖免而亦不可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為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俱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于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賴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黔卒曰老兵蓋言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耗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為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慨哉

蕙田案以上論募兵之害

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國費最鉅者出此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裹糧而為兵後

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稅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承平既久嘗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議者乃謂竭民賦稅以養不戰之卒豈知祖宗所以擾役强悍銷弭爭亂之深意哉

蕙田案此亦言其初制豈知流弊有不可勝

道者

歐陽氏修論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挺而呼群聚欲擊天子之命吏無事之時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不得其術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二君而七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其主豈皆愚耶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安人之計乎顧其力不能者時也當時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亨國日淺威德未洽强君武士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子猶恐不為用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强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敢驕于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

農

蘇軾應詔策曰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有而無事于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于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若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塞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

于是出禁兵以成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徃徃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于養兵養兵之費莫大于征行令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徃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于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于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賦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夫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隔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當用之矣蜀人之扶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又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邑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何給之費而外無逕徙供億之勞費省者又已過半矣

蕙田案此論養兵之害

又案宋能革唐方鎮之弊而不能復唐府衛之制禁軍廂軍鄉兵蕃兵一皆出於召募其立法之謬益沿唐人中葉之秕政而又有甚焉者也何則唐內有禁軍外委方鎮當其勢足以相制則猶可並收其利至宋乃盡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又立為更戍分遣禁旅戍守邊城徃來交錯旁午道路于是無事而坐廢廩食有事而莫與分憂天下之大皆天子自為戰守也但有唐之弊而并無唐之利矣約而論之亦有三變其始當太祖太宗之世法制尚明威令猶肅亦足為治久之弊生兵皆不可用一變而為韓魏公之刺義勇再變而為王介甫之保甲三變而為童貫之增額矣迺變而以來戰功之無足稱國勢之弱未有如宋者范氏歐陽氏蘇氏司馬氏及馬貴與所論召

募之害與廩給之患可謂深切著明矣後人可不鑒哉

觀承案宋兵之三變極確然童貫之增額直不足道矣惜乎介甫之保甲其名甚高而法不簡要意不虛公本欲利民而適以禍民也夫

金史兵志諸部之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漁佃射獵習爲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堇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爲號猛安者千人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喜部卒之數初無定制

右宋軍制

元史兵志世祖時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

右金軍制

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

右元軍制

明史兵志明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于謙創立團營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其法頗善憲孝武世四朝營制屢更而威益不振衛所之兵疲於番上京師之旅困於占役馴至末造尺籍久虛行伍衰耗矣

蕙田案此明軍制總論

王圻續通考明初立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歸于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直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守地方武臣原為掛印

蕙田案此五軍都督府

明史兵志班軍者衛所之軍番上京師總為三大營者也初永樂十三年詔邊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諸衛官簡所部卒赴北京以侯臨閱京操自此始

京軍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其制皆備於永樂時于謙為兵部尚書謙以三大營各為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於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每營都督一號頭官一都指揮二把總十領隊一

百管隊二百於三營提督中推一人充總兵官監以內臣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人爲提督其餘軍歸本營曰老家京軍之制一變憲宗立復之增爲十二於是集九邊突騎家丁數萬人於京師名曰外四家立兩官廳選團營及勇士四衛軍於西官廳操練正德元年所選官軍操於東官廳自是兩官廳軍爲選鋒而十二團營且爲老家矣世宗立王邦瑞攝兵部因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即見在兵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

領益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胄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常有意振飭然將領懾其害已陰謀阻撓軍士又習于驕惰競倡流言事復中止釀害至今乞大振乾綱遣官精核帝是其言命兵部議興革于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張居正當國綜覈名實群臣多條上兵事大旨在足兵選將營務頗飭久之帝厭政廷臣漸爭門户習於偷惰遂日廢弛大率京軍積弱由於占役買閒其弊實起於紈袴之營帥監視之中官竟以亡國云

王圻續通考景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團營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天順初罷

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毅皇帝集九邊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為大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兵政大廢弛邊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庚戌罷十二營併為三大營五軍營副將一員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參將六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廷數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敕掛印而命將閫外事完則繳敕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敕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如貞吉言

楊一清請理戎政疏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操演武藝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厥後兵務漸弛正統已巳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為團營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後增為十二團營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

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褸氣息奄奄
晉暦且不能自存安能為國以捍禦百戰之敵哉每
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於各營通行挑選欲
再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慮夫軍以衛民民以
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
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十餘石是皆百姓膏
血之餘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豈不為
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
兵不知將遷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
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為笑口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
中外士夫亦皆以京軍為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
直隸等處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
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
邊無警假使邊民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
今失此不為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加
優卹之恩禁剥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
舊規使耳目一新精采一變內治既舉外攘何難所
以壯國家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葸田案以上明京營
明史兵志親軍上二十二衛舊制止十二衛後增設金
吾左以下十衛俱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府又設騰
驤等四衛亦係親軍并武功永清彭城及長陵等十五
衛俱不屬府
王圻續通考在京二十二衛錦衣至虎賁為上十二衛
金吾至通州本北平都司衛為上十衛凡二十二衛名
親軍指揮使司騰驤武驤左右四衛亦名親軍指揮使

司武功三衛以匠故隸工部長陵景陵獻陵茂陵泰陵
康陵七衛為陵衛並不隸都督府亦不稱親軍其餘分
隸五府留守五衛者國初都鎮撫司總領禁衛改為留
守五衛專巡察守衛京衛隸都督府者上府移兵部親
軍衛直達兵部

蕙田案以上不隸都督府

又案以上俱係明京師之兵

明史兵志太祖下集慶路為吳王罷諸翼統軍元帥置
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宣武羽林等十七衛親軍指揮
使司革諸將襲元舊制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諸官
號而其所部兵五千人為指揮千人為千戶百人為百
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係
一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此其大略也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反誅革中書省因改大都督府為五分統諸軍司衛所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餘年多所增改其後措置不一後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內外衛四百九十三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儀衛司三十三（自儀衛司以下舊無後以次漸添設）宣慰使司二宣撫司六安撫司十六長官司七十（原五十九）番邊都司衛所等四百七（後作四百六十三）

王圻續通考凡天下要害之地有係一郡者設所係連郡者設衛勢重則衛多其尤重者設鎮特官主之總鎮一方者爲鎮守獨鎮一路者爲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爲守備與主將同處一城者爲協守又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官稱掛印專制者爲總兵次爲副總兵爲叅將爲遊擊

王氏圻曰明初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以三十萬乃出戰益一乃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至永樂中命淇國公以十萬騎壯伐步騎五十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一時兵力之盛雄視千古自嘉靖八年柱萼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支而東南拒倭征苗全藉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一卒之用也此無他止兵之所以削者日耗于攻戰而疲敝于調發中土及東南之所以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修也

蕙田案以上明衛所之兵

明史兵志明都北平三面近塞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亘萬里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爲九邊

蕙田案此明邊防

天下衛所之外郡縣有民壯邊郡有土兵自正統以後皆以召募設立

蕙田案此明鄉兵

沿海自廣東樂會歷閩浙南直隸至鴨綠綿亘萬餘里在在設海防以備島寇倭夷又有江防諸汛以輔之

蕙田案此明海防江防

又案明制又有南京衛所親軍衛五軍都督府屬驃騎衛所其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户鎮撫等官賜勅書印記設都司統衛所西北諸部有指揮等官設衛西番有都指揮

宣慰使設都指揮使司指揮司詳見明史兵志非軍制之要今從略

又案明之初制與唐之初制大相類衛所都司猶唐之折衝府也五軍都督府猶唐之十二軍也其法最爲盡善唐一變爲彍騎明一變爲團營皆不得不變者也然初制遂不可復若能參合唐明之初制而去其簡閱不精役重逃亡占役買閒番上疲困諸弊則可以久安長治矣蓋治法與治人二者相須軍制爲尤甚云

右明軍制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六

淮陰吳玉墀校字